

中宗大王實錄

第七十三之四

0194239
10.37



194239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七十三

四月己卯朔 御朝講○領議政鄭光弼啓曰臣得病累日不差心甚

未安故今以肅拜來矣然者病勢不可以一日調理請遞臣職傳曰卿

之病人孰不知近來朝廷似不安靜權奸被罪名士或求外任或稱身

病當此之時須力疾在職鎮定窺避之弊以安朝廷其勿辭○庚辰下

諭八道觀察使及開城府留守曰近來連歲凶荒百姓阻飢予甚軫慮

然遇災修省在我一人而不違農時以播百穀則責在字牧之官若耕

種失時而望其有秋亦難乎卿其申移郡縣均給種子趁時勸督使

守令各其境內親行省耕毋有惰者卿亦巡行時嚴加檢舉勿以文具

而視之以副予憂民之意○上詣孝敬殿行晝茶禮○憲府啓前事不

允○江原道寧越郡雨雹○辛巳以曹潤孫為議政府右參贊○憲府

啓曰廟堂燮理之地而參贊乃重任也宰相之中必以有德望人處之

曹潤孫無異衆才德而望輕者也請遞不允○京畿坡州下霜慶尚道

清道郡地震○壬午 御夕講○憲府啓曹潤係事傳曰其適之○甲

申 上詣昌德宮齋宿○日暈珥○乙酉 上詣孝敬殿行夏享大祭

仍行朝上食○日暈○丁亥以孫澍為議政府右參贊金安老為禮曹

判書○戊子日暈○己丑

御朝講○庚寅日暈○江原道蒞善寧越

平昌伊川狼川麟蹄雨雹○慶尚道咸安熊川地震○平卯禮曹啓曰

咸鏡道彼人愛當哈到京還歸時歐打通事及馬首人且奪都事馬騎去

至本道推考時拔劍欲自刺頑惡莫甚但化外人不可一切以國法罪

之若棄而不治罪則恐損國威議于大臣何如傳曰其以禮曹意議于

大臣○日暈○壬辰領議政鄭光弼議曰化外之人正宜寬貸但咸鏡道

六鎮城底江邊等處彼人自祖宗朝歸順納款與我國編氓無異

非不知都事爲木道方面之副截然不可犯而敢爾如此若不深加懲

斷非但此人從來效尤者必多臣意仍今因禁反覆詰問得言語違端

加訊一二次爲數月之苦後更議寬貸似得中左議政張順孫議曰愛

當哈事不可輕議前者莽哈處置時知邊宰相及兵曹俱詣闕庭商確

處置愛當哈事亦依舊例廣議右議政韓效元與光弼議同從光弼議

○癸巳大雷電以雨震濟川亭屋角雨雹○日暈兩珥○忠清道沔川

報息雨雹○中午御朝講○慶尚道咸昌黃海道海州文化長淵瓮

津江原道原州橫城等邑雨雹○乙未日寒如秋人襲襦衣○日暈兩

珥○丙申御夕講○丁酉上詣孝敬殿行晝茶禮○日暈○戊戌

政府以清白吏長興府使宋欽書啓因啓曰朝廷間恬退之人必多有之然此人則自少至老行已持身終始如一故啓之左叅贊趙元紀亦與此人同也但方為本府叅贊故未取書啓又以清白吏柳觀鄭甲孫具致寬鄭昌孫李崇元李約東金銓子孫錄用事書啓傳曰趙元紀以方為本府堂上故不書啓云然其清白上下誰不知之近來貪污成風廉恥道喪此等人不可以例賞之必以改品加賞獎勵然後可以聳觀他人其以趙元紀陞崇政宋欽陞嘉善可也清白吏子孫叙用事言于吏曹史臣曰趙元紀之清白一國嘆服而以無褒獎之命人望未快至是有此命人情皆快而貪污者亦足惕慮于中矣一時之議言清則必以趙元紀為魁言貪則必以沈貞李沈金克幅為首貪清之分榮辱之機至是大驗如申錦金鐺孫澍亦一時清簡宰相而未得列於元紀之類然則元紀之清特出於衆乎宋欽靈光人也自登第初年不以仕官為急每為親老乞邑便養一年不在于朝歷試湖南七八郡縣州府皆以公平廉簡莅之多有政績吏民畏愛時母年九十五六歲解官還家不志宦路入皆賢之○己亥 御朝講○庚子 御朝講○日暈○以趙元紀為議政府左叅贊崇政宋欽為行長興府使嘉善○辛丑左叅贊趙

元紀啓曰臣特蒙不次之恩甚為未安凡人若是者必有才德賢能然後
乃可臣則無於是不能畏懼請辭傳曰近者庶恥道喪貪風日滋若
於此時登崇清白之吏庶可以激勵人心故大臣共議以卿薦之雖以
才德言之德者本也才者末也卿以清德受此其勿辭○論長興府使
宋欽曰卿有清白之行操履簡約自少至老如一不變故朝議咸薦予
甚嘉尚特授嘉善以示予勸勵廉恥之意今者農務方殷勿上來謝息
可也○日暈○壬寅 御朝講○忠清道沔川報息等邑雨雹○癸卯
禮曹判書金安老叅判沈彥慶叅議尹漑來啓曰拜表時用樂事報政
府為之而不用樂事已下教矣臣等考五禮儀註用樂與否皆無記焉
蓋五禮儀註叅開元禮為之故大事則用樂也拜表我國之事也故中
朝則無其禮文矣前者禮曹磨鍊公事二年內不用樂云但喪制自有
降殺之義且於 宗廟文昭殿延恩殿皆已用樂於享上之禮不可獨
異故以此為公事申報議政府則政府亦以為可矣故為啓耳且禮文
之事當用而不用不當用而用之皆非也故臣等敢以議政府及本曹
之意啓之傳曰今乃練後也於事大之禮用樂似當但當初禮曹以陳
而不作事啓下掌樂院不當以用樂事報禮曹也三年內用樂與否不

獨今時也 祖宗朝必有前例其考以啓安老等更啓曰當初為公事
時盡考 祖宗朝事皆無前例但陳而不作事依 貞熹王后國喪時
儀軌而為之也然彼亦斟酌為之也初非據禮文而為之也況於 祖
宗則用樂於享上則不用樂似為未穩故更議耳傳曰事大重禮用樂
似當不用亦無妨 貞熹王后國喪時三年內拜表陳而不作者以其
在闕庭動樂則聲入于內故不為也其依此禮不用樂可也○憲府啓
曰國喪三年內拜表時用樂事雖載禮文人君以哀戚為主陳而不作
至為美事也況禮文所不載自 上亦不欲用而禮曹強是已見又從
而為之辭詣闕再啓殊失禮官之意請推之傳曰禮曹當初依 貞熹
王后國喪例陳而不作事已啓下則掌樂院以用樂事更報禮曹非矣
禮曹意以為今已練後既於 宗廟文昭延恩殿用樂則其於事大之
禮亦可用樂故報議政府而政府亦以為當也且禮曹以報政府及本
曹之意來啓而已非以用樂事來啓也不可以此推之也○丙午 銜
朝講大司憲黃士佑曰國喪三年內拜表時用樂雖在禮文喪制當以
哀戚為主况禮文所不載而禮曹初磨鍊時以陳而不作啓下禮曹又
以用樂事報政府入啓而自 上亦不欲用也蓋喪制以哀戚為本雖當

用樂損而不用至為美矣禮曹詣闕再啓殊失禮官之意亦可以本府
推之但欲使禮曹明知其非故奉傳旨推考事敢啓 上曰觀此公事
當初國恤時禮曹依 貞熹王后國喪之例以陳而不作入啓而掌樂
院更以用樂事報禮曹至為非矣禮曹則以為 宗廟文昭延恩殿既
已用樂今已練後事大之禮亦當用樂故報政府而政府亦以為然予
意則不用樂事前已啓下今不可改之故以為不當用也禮曹所以來
啓者但言其報政府之意非強以用樂事來言也此乃上下可否之事
不可以此推之也 參贊官沈彥光曰近日以天縱 聖孝屢行孝敬殿
親祭或隔三四日亦是美事也蓋為億兆之主使百姓觀感而興起豈
曰小補之哉且大祥只隔三四朔 貞顯王后於世子有保護之恩世
子豈不欲行祭以行其誠孝乎但以壓尊故不得擅便啓稟耳雖不得
煩數行祭或於朔望祭晝茶禮時陪行參祭則可以明世子誠孝之心
矣常與館中同僚議此事故敢啓 上曰俞此言至當禮文亦有世子
為亞獻官之言雖不別為親祭有時為亞獻官可也○領議政鄭光弼
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效元左參贊趙元紀右參贊孫澍啓曰禮曹
以用樂公事報府臣等意以為為 祖宗與事上之禮不可有異故入

啓而詮聞自 上不務用樂蓋出於哀戚之至誠而從權宜之道故臣等又以為當然禮曹再啓之意臣等未詳知之但法可請推禮官亦何異於臣等之意哉請罷傳曰用樂事掌樂院不當報禮曹也禮曹意以為事大事上其禮如一故報政府也予非以禮曹報府為非也亦不以政府之啓為非也但 宗廟文昭延恩殿則有 祖宗朝以來蓋已用之且與大內不相聞故為之也若拜表當於闕庭為之故以陳而不作為公事矣禮曹詣闕再啓者但以報府之意來言耳非強請以用樂也法司亦論禮曹詣闕再啓之失不論其當初用樂事也且政府之意非有誤也勿辭○持平蔡無擇啓曰今月二十六日仕于本府罷仕還家時有一人犯馬前導羅將禁止其人以手歐打馬前羅將亦禁止之其人又亂打乃問其為人則非他迷劣人之比乃生負也臺諫具儀章以行而有識之人敢爾凌辱此雖由於臣之失道本府以臣之故並受辱至為失體請速遞臣職傳曰國家所以重待臺諫所以重其器也朝廷上下雖迷劣之人皆當知之况以生負非不知臺諫之重也而乃爾至為駭愕宜下詔推之持平則非失道也勿辭○丁未 上詣孝敬殿行晝茶禮

五月戊申朔傳曰癸初五日孝敬殿端午祭親行時以世子為亞獻官
 言于禮曹且觀各道觀察使書狀皆以旱徵馳啓請祈雨於諸靈驗處
 然京畿則時或洒雨下三道則旱氣尤甚禮曹欲見雨勢為之故不請
 行祈雨祭也但若如此連不下雨則民生可慮丁亥年亦嘗大旱考輿
 地勝覽有靈驗之處多方祈雨其考承政院日記及禮曹前規以啓○
 傳曰內禁衛崔崐強奸定虜衛宣繼拈妻宋氏以事干招辭見之則似
 是的實法司當窮極推問痛懲以示國法大抵年少寡婦雖欲守信或
 為強暴所污不得自安此風化所係不可不痛革其弊也其以此意言
 于司憲府且頃者刑曹不窮推強奸公事偏聽請辭只加刑問數次而
 放之故命推刑官而移義禁府推之矣樂工朴莫同強奸
 秘婢一非事也崔崐之事亦
 是刑曹誤錯故移法司推問法司當審察刑曹錯處推問刑曹官吏大
 抵風俗強悍人心頑暴強奸之事比比有之當詳悉推問以定其罪而
 一無得情受罪者故國法不行而強暴之人無所懲戒矣自今以後強
 奸公事或有脫漏則當推鞠刑官而罪之也其以此意並言于刑曹○
 上以憫雨之意下諭于八道觀察使曰近來連歲旱曠民未粒食今自
 夏首元陽不雨田疇拆裂禾稼焦盡言念及此深用惕慮方在宅憂之

中又遭倭焚之灾愧無格天之誠益礪憂民之實九祀與所載次第虔
禱又考諸輿地勝覽禱雨有靈驗之處卿其體予至懷令所在各官守
令精備食物蠲潔薰沐務要虔誠致祭以示予遇灾懼雨憂農之意○
以柳灌為京畿觀察使○己酉日暈○庚戌拜聖節表于勤政殿傳于
聖節使方輪曰大明會典改正之事大關國家改與未改及幾許開刊
事仔細聞見若皆已刊行則以 宗系改正降勅而通諭我國與否亦
詳聞見可也若將通諭我國而禮部曰陪臣持去耶中朝遣使臣耶云
爾則當答曰前此無陪臣持去之例若天朝遣使降勅則安有如此大
禮之事當從禮部指揮而為之云可也○辛亥世子先詣于昌德宮東
宮齋宿○上詣昌德宮齋宿○日暈○壬子 上詣孝敬殿行端午祭
世子行亞獻禮 上仍行朝上食○甲寅 御書講○自卯時至辰時
乾方巽方白氣布天○乙卯傳曰拊大廟國之慶事外方文武舉子必
將意其有別試全集京師其弊予嘗常時式年則例於外方初試上京
後覆試也若別試則無此例子亦知之但今年旱氣太甚必將失農予
意以為雖無前規可於八道定數試取只令中初試者試講經入殿試
則不至紛擾其弊可除須以此意議于三公且招禮曹郎官問于堂上

以於領議政鄭光弼議曰式年則常於初秋鄉試翌年春上京其試期不甚相迫賫糧往來不難今方正農之時秋收後即鄉舉輒會于京則其期必迫遠道居人亦且病之况別舉鄉試在 祖宗朝所無今雖早乾農事時未預料九十月間秋穫幾畢依舊例行之似無巨弊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趙效元之議同○禮曹啓曰別試時先為鄉試事前雖有議近無舉行之時且今方農時不可為別試必於八月為初試極寒前上來則此亦忙迫今年亦有旱徵勢將不稔但節序尚遠秋至見勢議定何如傳曰今見三公與禮曹議皆云待秋至見勢行之此公事姑勿舉行○京畿豐德高陽陽川等官蝗○以朴佑為江原道觀察使金秀淵承政院同副承旨○丁巳傳曰賢良科罷擄之人登第則用之他餘人則不用而沉滯有違政體隨才叙用事言于吏曹○苑囿司從事官李聃孫設機檻于白岳山下獲小虎來獻賜別造弓一張○江原道江陵春川歙谷麟蹄通川等官蝗○京外雨雹○戊午 上詣孝敬殿行晝茶禮○己未 御朝講○弘文館副提學沈彥光等上劄子曰天人一理有感輒應得失於人休咎於天蓋天之降災無非仁愛之至世之人主孰不知天譴之可畏而常患於應天之非其道天譴在此而

入應以彼彼此有相戾上下不相孚所以天愈怒而灾愈甚也國家自
頃年以來陰陽愆候每當農月旱乾為灾連歲失稔蒼生阻飢樵蘇莫
爨糠粃靡資不暇聊生方憂轉死鬻產賣畜以供租調草根木實僅充
枵腹冀有來歲而來歲尤甚歲甚一歲至于今茲有推之嘆環四方皆
然國南三路枯旱彌深業輟東作望缺西成古人所謂民將有七亡七
死者正為今日道也天之譴怒一至於此未審 殿下宜何以應之狂

獄之中豈無梧丘鵠亭之鬼箠楚之下豈無含冤呼暑之民窮鄉孤累
積有年紀者或有法重而情輕逆孽緣累名在私錄者或有罪同而恩
異雖云國有常憲未必無一二寃民然此則未暇論也乃者刻邪歸正
國是初定庶幾朝廷清明安於覆盂而間有奸險之徒喜亂樂禍幸其
有灾潛伺暗偵謀欲交亂朝廷竊恐有巧進陰譖簧蠱 聖德者或出
於意慮之所不及也存亡所關豈不深可懼哉伏願 殿下乾乾在慮

翼翼為懷益堅 聖志終始一德深省致灾之由克盡應天之道

窮鄉孤累積有年紀者或有法重而情輕之語指己卯年校罪諸人也
初弘文館一會將上劄副提學沈彥光言于僚中曰窮鄉孤累等語文

勢不著直指己卯時事顯達何如耶和之者博士具壽聯正字李俊慶
兩人而已餘皆不應或發言曰近來有己卯黨與安老黨相合之語已
卯之事不處及及 答曰予以否德即位二十餘年未見治化而灾變日
暴白也故議遂寢

深夙夜矜惶罔措雖不知失某事致某應豈無所召而然耶去歲有旱
災而大臣有托於災變欲售私恩以放重罪未果而其心未殄終致大
禍豈不可戒哉予心則已堅定無疑矣○月暈○壬戌以許沈為弘文
館校理河繼先為司憲府持平成倫為弘文館副校理具壽聃為副修
撰洪暹為著作○癸亥傳曰昨日寢室至近之地失火內官金連孫見
之最先奔入而救滅隨後而滅之者乃內官金瓚也其賜金連孫一資
且給兒馬一匹金瓚給兒馬一匹○憲府啓曰訓鍊院副正金世漸為
守令之時多行不法陞叙未便請改正傳曰金世漸有武才人也豈不
得為訓練副正乎不可迺也○甲子憲府啓金世漸事又啓年年旱蝗
為災而今歲為甚民生至為可哀永陽君孝靜翁主家舍雖以婚其通
近而不停天災危迫而營繕自若非所以謝蒼天譴之意也留衛之軍
皆役於兩家營繕故不得已以當領水軍差定于祔廟廳矣如此農務
方虞之時使水軍裹糧上京往來之際弊甚不貲請停兩家之役而不
使水軍上來何如傳曰旱災之時請停土木之役所啓果當但霖雨之
前有不得已修補之事可斟酌而定若干人餘皆除下可也金世漸事
不允○諫院啓曰禮賓寺僉正黃耆贊前年為慶興府使其時親年已

過七十非不知以親老告狀而不赴也乃於今年始以親年七十上言
蓋其赴任時驟陞為府使患失其職不以親老告狀又自計其雖赴任
之後法當遞來也其計至為巧詐而今若汲汲叙用則其詐計得行矣
請速改正傳曰依啓○乙丑 御夕講○憲府啓金世濟事 命適之
○司諫院大司諫權輓等上劄子曰伏見今當農月元陽為災旱乾焦
土蝗虫彌野麩麥不秋民方乏食種不入土西成缺望天災迫切莫此為
酷祈禳文具未為不盡而天怒愈厲降灾愈毒此 殿下應天之無實
而責躬之不孚耳古者大事自責而大雨時降百事皆廢而百姓見憂
臣等未審 殿下內無六事之失而外無百事之舉耶王子第宅隘其
舊制撤舊構而改作至於石砌甃垣必毀而新之窮侈務大僭擬王宮
王子嘉禮奢侈月增婚姻之家有賣田鬻舍不堪供費有誅求四方剝
及民膏宮禁所當嚴也而柙國無防內外不肅許寃不由申聞者或希
僥倖之恩獲罪不涉過誤者或在特原之例財用所當節也而費用不
經國儲空竭 祖宗恒貢不吝調度引納或至數歲市易亦及薪炭凡
此數事皆足以召灾病民而聖躬自修之功固有所未盡也伏願
殿下盡省躬之實以弭天譴崇節儉之德以厚民生谷曰憂念天灾

曷有其極予當留念○丙寅檢詳宋純以三公意啓曰今年旱灾八道皆然而下三道尤甚馬芻亦未得刈取云今聞禪祭及拊宗廟後

八道皆上賀箋而具方物云上供之物數雖不多皆出於民而其弊不贊請自上裁減何如臣等至為惶恐而欲使窮困之民得受一分之

賜故敢啓傳曰予不知其有前例也但禪祭與拊宗廟時皆用方物而冬至亦上方物則數三月之間至於二三度上供果為有弊依所啓

不獻方物可也○上詣孝敬殿行夕上食○丁卯憲府啓曰張屹以定平府使徑逝為訓練院正如此農月旱乾之時率眷上來迎送之弊不

皆請仍任何如傳曰依啓○戊辰御夕講(乾方南方巽方白氣布大○禁軍夜驚武安言有怪物形如馬馳突橫行云禁軍驚駭閏動)○己巳御朝講領事鄭光

弼曰古雖有旱蝗之時只唯京畿尤甚下三道則稍稔故民得以粒食今年則外方尤甚絛布一匹之價未滿斗米四五升也赤地千里野無青草

不得刈馬芻誠由臣在官而不理職也如此之時戶曹當減省經費而濫用如舊不知將何以為之也臣反覆思之求年救活百姓之命至為

可慮公截虛竭外方亦無私儲將何以治禮義哉參贊官沈彥光曰近聞經費太濫米糶各司諸物皆虧欠不如祖宗朝矣且聞司諫院以

新炭貿易事上劄子云不知何以如此也頃者國喪之時所用之物皆
之盡無有考其會計之數則無減舊時而至於輸用之際實無其物至
於銘旌所用皆買於市此非但國用之虛竭典守者亦不謹守而見竊
於下人也 上曰節用者人君之所當盡心而不能節用故至於國用
虛竭也會計在庫之數則今非不及於古而庫子猥濫偷竊故至於如
此也其所竊取之物雖欲徵納而年年凶歉不得聊生故未即徵納也
國儲若一時虛竭則不知將何以為之也○下諭于八道觀察使曰近
來連遭荒饑民填溝壑今夏元陽蝗虫蔽野川澤枯涸稼穡將盡深究
厥由夙夜兢惕方降劄于我家若墮若覆而災害之並臻如燠如焚頓
無三農之望尤切六事之責庶盡格天之誠冀沾優渥之惠凡祀典所
載及禱雨靈驗處卿其體予惻怛至懷擇遣獻官潔雪熏沐依禮文奠
物精備各別虔誠致祭以副予務農桑憫雨之意而獻官姓名及奠物
數目具錄馳啓○庚午傳曰避殿減膳時二日只用香醞一執他餘往
來賓客供饋之酒勿令進排○辛未傳曰行護軍方好義武臣試射
三次居首特給一資嘉善階之次沈泓等各賜兒馬○傳曰自春徂夏旱乾
為灾刑獄之間必有冤枉如重罪之人固不可容易處决罪輕而不放豈

無冤枉之理其事涉重大而疑難未決者急速具由馳啓事下諭于觀
 察使留守可也○壬申憲府啓曰襄陽府使李允榮素行狂悖刑罰不
 中民不堪其苦近者亦有濫刑殺人之事請罷傳曰依啓○以柳潤德
 為黃海道觀察使吳瓘為吏曹參議韓允昌為承政院同副承旨○
 癸酉 御夕講○日暈○甲戌 御朝講司諫梁淵曰兵曹於軍職任意
 升降而使無功者得付高品有功者反居於下多有不公至為未便同知
 事洪彥弼兵曹曰諫官所啓之言實當於臣之罪且臣入侍 上前
 豈敢以阿私之言啓達乎軍職不均之事其來久矣西班牙軍職之人皆
 雜亂無統或是子弟之人或有老敗不能堪任者豈有功勞於國家
 乎皆但食祿而已但護軍司直高品盜兒則多而司勇司猛盜兒數少
 故不得已而無用者亦受厚祿也此事大臣亦已盡知之矣臣委受重
 任專其升降之權而不能均一為之至為惶恐且每欲公平為之而才識
 迷劣不能詳察也○傳曰服勞奔走者有功勞而不受祿無所事而閑
 暇優游者反付高品安有如此不均之事乎自上護軍以至副司勇
 允付祿人兼帶所任并無遺書啓○傳曰禪祭後祔大廟時外方觀察
 使節度使皆當進獻方物而欲除民弊故勿獻方物事已行移八道矣

若未備則民當受實惠若已備而不為則必無還給百姓之理其以已備之物推移用之于冬至方物則冬至方物自當不備也其以此意下諭○上以別試初試鄉試事更議于三公領議政鄭光弼議臣等妄議取人重事宜遵先朝舊事但上意以中外皆凶荒欲除外方儒生

往來之弊不敢強執前議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效元議同○乙亥憲府啓曰別試時鄉試初試自祖宗朝無前例而自上以連年凶

歉外方舉子贏糧全集為有弊再再收議遇灾除弊思慮無所不至矣然科舉重事也不可以一時之弊立一時之新規請依祖宗朝為別

試例行之何如傳曰祖宗朝誰有凶歉安有如此凶歉時乎連年旱乾市價翔貴外方儒生贏糧全集則其弊不貸故為鄉試事收議于三

公三公以為無祖宗朝例事故中止也頃者更議則大臣亦以為可也故為鄉試事判下矣但除弊之事予雖不先發而天下當深思遠慮以

匡其所不逮也不為鄉試之事大臣臺諫豈偶然計而啓之哉其依祖宗朝例為之○丙子以趙琛為戶曹參議朴桂為掌隸院判決事特授

○丁丑上詣孝敬殿行書祭禮

六月戊寅朔○己卯以柳滄推考公事尚衣坊直長姜麟寫于故佐即柄家禮曹正郎姜銓往見相

語之際家直婢石只與姜銓奴相鬪因陵辱姜銓姜銓呈刑曹治罪石
只逃走抑滄曰石只言姜銓欲強奸我而不得以此呈刑曹我亦欲以
此呈法司或呈駕前也司憲府以抑滄為造飾傾陷而推下于政院曰石
考抗拒不服憲府請進來推考抑滄與任柄同督故也

只欲呈法司駕前之言柳滄若因人之傳說而聞之則非造飾傾陷也

若無傳說之人而自裁則其造飾傾陷明矣以同朝之人造飾傾陷至

為不羨然未承服而照律不可若進來推考而不服則必至刑訊姑勿

進來推考石只之言所聞之處更推事判付○以成倫為司憲府掌令

○辛巳以崔崐公事內禁衛崔崐以未成強奸服招照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下于政院曰崔崐公

事當初元狀不言強奸今又以未成強奸服招法司之照律宜矣但崐

於莫德家三四日往復侵勞則其為強奸明矣且刑問時以強奸二

服招而欲免重罪還以未成強奸服招不可不窮推得情姑勿照律窮

推得情可也○丙戌傳曰今觀慶尚道觀察使書狀禮安縣監郭璋以

官奴竹同濫刑事將捉囚而逃躲非徒濫刑至以殘酷致殺所當窮極

搜捕推鞫其事而安東判官安秀欽玄風縣監宋希奎不能嚴加搜捕

致令逃躲俾罪人得免即令囚禁推考事下諭于觀察使○大司憲黃

士祐執義尚震掌令宋麟壽成倫持平河繼先蔡無擇啓曰弘文館齊

會而議臣等曰更推崔崐非也不駁朴稷亦非也柳滄特蒙 恩宥而

不舉法啓之亦非也如此等議論正中臣等之失有言責者被論如此
決不可一日在職請速適允六啓不允○丁亥大司諫權輓司諫梁淵
獻納金璽正言慎居寬蘇逢啓曰昨日司中未及聞此事故不即來啓
侍從有議事一會公然論臺諫所誤之事臣等亦在諫列不可被論而
在職請速適不允兩司七啓不允○夜白氣自坤方至東方布天○戊
子弘文館副提學沈彥光等啓曰今見司憲府以弘文館會議事累日
固辭臣等亦未安今月初八日會議以爲司憲府方推崔崐之事詳知
其未成強奸故以未成強奸照律入啓自 上乃以崔崐前後招辭各
異教之以窮推大抵凡人告訴之事必據元告狀辭推閱真偽取服照
律例也莫德告狀內不言強奸祇言未成強奸崔崐招辭亦然故司憲
府照律不得不爾憲府詳知其情實則自 上雖教以窮推而法官似
宜具由啓稟矣所議者如是而已且守永山之事強奸春臺事當初自 上
以謂強奸的實而刑曹用情誤推色郎已適厥職及事至究竟果和奸
矣館中之議以謂初不詳覈守永山之強奸刑曹之用情而輕適色郎
似為未便如此等事有關刑政臣等職在論思不可不達故欲為疏劄
以啓而非欲論臺諫之不職也柳滄義新君義新君任柄之弟幹妻父以正即姜銓欲奸任柄婢

子而不得呈刑曹治罪之言議于都總府入直堂上處法司推其傾陷之狀上問於都總府堂上尹殷輔等而棄其推考事憲府

以構造虛語傾陷朝官推考照律入啓自上特命只贖館議以為柳

渰若果構造虛語傾陷朝官則憲府宜必論執而柳渰等事必為無情

之事故憲府不啓也有情則豈得不啓乎如是談話而已不涉於臺官

也朴桂事以知非誤決永不叙用而旋即登顯物論喧騰故臣等同僚

數三人私中相見時談話間偶然言之耳一會時則泛言時弊而已不舉

朴桂事也以如此談話間之事臺諫固辭不已臣等未及計也答曰弘

文館之意與予意同臺諫聞此自可斟酌就職○臺諫辭職七啓不允

○夜白氣自尾星上至牛星其長二布長許移至執瓜星二更乃滅○

庚寅憲府啓曰崔崐公事臣等初意亦如上教疑有強奸情狀欲窮

推得實而元告既以未成強奸發狀崔崐亦受刑七次而以未成強奸

承服臣等不敢越法為公事故即照律以啓上教欲窮推得情而臣

等有是意故元告莫德反覆更推則亦以未成強奸對之如初元狀

刑推元告強為取服加一罪於人恐有後弊也崔崐今日加刑一次亦

如前以未成強奸納招請依前照律施行且繕工監僉正柳渰公緘雖

以飾辭為通而臣等更聞之自造虛語傾陷同朝士大夫情狀明白請

依全科罪之且義新君為婚家私訟之事構造虛語欲陷同朝士大夫以宗室封君之人都搃府堂上齊會處無忌憚公然請囑請依科罪之坡州牧使孔瑞麟其妻同生四人內女一男三其妻父尹承世生存時長子鈴原尉鼎次子鼎次子鼎及妻子等各給家舍一坐而孔瑞麟妻則割尹鼎所居家前空代兼給造作時所需米布使之作家諸同生各居其家二十餘年尹鼎與孔瑞麟連墻異戶各安其居其父生時乃曰某家某子之家也某家某女之家也親戚隣里衆所共知而尹承世身死之後孔瑞麟持妻父許與文記謀奪尹鼎之家鼎呈漢城府府以有文記決給孔瑞麟然其文記乃尹承世甲子年被罪時恐其籍沒孔瑞麟妻為處女時以此付托許與成文也承世免後其家舍則給尹鼎其空代則給孔瑞麟但未及收破其文記而今者孔瑞麟潛藏此文記其妻父生時及死後二年內有文記事同生間秘不發說而三年後分財時忽發此文記謀奪尹鼎之家爭訟決得使尹鼎窮無所歸承世諸子女及妻子皆給家舍而尹鼎則獨不給家舍萬無其理其子則不給一家而其婿則疊給一家亦萬無其理孔瑞麟與尹鼎連墻異戶各入帳籍而居幾二十餘年其妻父之給尹鼎孔瑞麟昭然知之矣而潛藏

文記一朝無恥奪爭非徒親戚隣里共所唾罵朝廷亦皆驚恠鄙之孔
瑞麟至為邪貪無狀請罷其職以勵士風尹鼎家舍事請令改分揀傳
曰崔崐公事予非以照律為輕也又非欲期於一罪也近來人心強暴
強奸成風故慮有未盡之事欲更推之然前之照律非輕依其律可也
柳滄事其初聞之於妻父奴子云若他人有證則可問也此必奴主之
間相為容隱故只贖之矣然依其律可也義新君之事亦值柳滄同亦
可照律也孔瑞麟以士大夫同氣之間爭訟如此大關士風依啓罷之
其家舍令改分揀○癸巳 上詣孝敬殿行夕上食是時三公六卿以
暑炎方酷恐傷 聖體不宜行幸事會講啓之 上不允○甲午憲府
啓曰判決事朴桂人物庸常無判決之才不合決訟長官請逆不允○
安東府使黃孝獻卒史臣曰孝獻京師人 世宗朝各相翼成公喜之高
孫也為人善談論美風儀如錦衣公子篤好學問而文亦有名以保病
養親之意求外補除安東府使未幾而卒年四十三人共惜之為文持
身皆慕古人然未免家風有好事多能之習故務欲掩之而不能人以
是譏之○乙未憲府啓朴桂事又啓近因旱乾恤刑獄事下有旨而咸
鏡道觀察使尹希仁任方面重寄所當體察而施行今觀啓本值有旨

之本意大相乖違若曰不能詳察則是坐如尸童已失方面之任也啓
本內某罪留滯未便也某罪強推未便也故放送云至於一罪之人擅
自疏放至為緊關請速罷傳曰尹希仁事見其啓本予以為此乃妄量
事也大抵疏放次於赦而自上所為之事也今者以京外所無之事獨
行於咸鏡一道則中外驚聽尤為大錯依啓罷之朴桂事不允○丙申
傳曰咸鏡道都事李萬鈞與監司同署名于啓本亦能職可也○憲府
啓朴桂事又啓刑曹判書朴壕前參議崔重演正郎李倪以訟者李世
弼據奪羅氏牛馬及田地事既承服故李世弼則定徒役牛馬及花利
徵給事照啓而移關於漢城府矣其後擅改完議只徵牛馬而不徵花
利其為用情判然矣且判書朴壕及佐郎金瑞星前送漢城府關子還
取爰周及花利三字尤為綢繆而自 上命棄之未便請依律罪之傳
曰朴桂事不允刑曹官吏公事予當更見然後發落○傳曰更看刑曹
推考公事完議初不詳悉為之果似有錯然訟者歸咎訟官呈訴法司
法司見其公事果有用情之事分據可也但訟者少有不愜於心則便
為歸咎以此罪其訟官則訟官無所接足矣刑曹雖有錯誤事治罪則
不可○丁酉憲府啓朴桂事不允○戊戌憲府啓朴桂事不允○以李

壽童為戶曹參判蔡紹權為刑曹參判金安鼎為開城府留守李誠彥
 為咸鏡道觀察使尹世豪李苞尹啟弼為同知中樞府事黃琛為咸鏡
 北道節度使洪濬為工曹參議○已亥憲府啓曰咸鏡道觀察使李誠
 彥人物險詖喜功生事前為北道兵使時多有物論况北道非他道比
 在 祖宗朝必遣重臣深有意焉請適工曹參議洪濬人物殘劣豈可
 側列於六曹乎請適諫院亦啓洪濬事傳曰李誠彥前為滿浦僉使有喜
 功生事之論予非不知也其後有誠彥可用邊將之議况誠彥以文臣
 為節度使今為監司夫豈不可洪濬人物不可知也但近來堂上以上
 之人多少而工曹亦非他曹事煩之地皆不允○庚子憲府啓李誠彥
 事臺諫啓洪濬事皆不允○月暈平珥○辛丑傳曰禮曹以為祈雨祭
 改卜日漸次為之今則非如三四月也未穀向茂而還為焦傷且秋成
 日迫若今改卜日則恐其遲緩矣大抵灾迫則不卜日速行祈雨事言
 于禮曹○憲府啓李誠彥事臺諫啓洪濬事不允○未時太白見於午
 地○壬寅臺諫啓李誠彥洪濬事不允○癸卯傳曰前者咸鏡北道兵
 使黃琛以親年七十餘歲辭免予以為重任不可輕適故不允今觀其
 毋上言則至為情切似可適矣但文武臣堂上中無可當者大抵可適

之人不適非也不可適之人適之亦非也其問于三公○領議政鄭光弼議曰兩界兵使在 祖宗朝如合物望者則雖親老例不得輕易從情聽免今觀上言內辭緣情甚懇切毋年亦深強令赴極邊遠地情理惻然張順孫韓效元議大槩亦同傳曰今觀收議黃琛可適○午時太白見於巳地申時見於午地○甲辰諫院啟曰黃琛母子之間其情雖切於法不當大抵臣子食祿委質則不避險遠前日黃琛來啓時惟汝當往教丁寧而琛聞 命退去又以爲老母上言則必適其任如此之事不可開端請依法仍任傳曰黃琛辭免不允後其母上言其情雖切然難於獨斷議于大臣大臣咸有惻然可適之意故適之再啓不從○以金麟孫爲咸鏡道觀察使李亨順爲咸鏡北道節度使金秀淵爲工曹參議○乙巳傳曰近觀日候至爲旱乾中外皆然而京畿尤甚然京畿則或有時灑雨云其處雨其處不雨馳啓事監司處下論○丙午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效元右替成平殿輔左參替趙元紀啓曰臣等近觀咸鏡道之事觀察使已被罪見適一道久曠至爲驚惶今又太白晝見至於經天此固邊事可慎○秋李誠彥今雖已適然當此時如誠彥者可在北道爲防禦李亨順則物望素輕不能當此大任大抵北

道非他道比今者觀察使兵使都事一時皆適可謂非常之變李誠彥
 仍為兵使使之安靜何如日邊方之事安靜為上亨順亦仍任會寧府使
 為當傳曰李誠彥李亨順各仍其任可也○諫院啟曰李誠彥喜功生事
 為兵使時有物論終以此適觀察使今不可仍任兵使也傳曰李誠彥當
 黃琛適兵使之時予致仍任而臺諫既以喜功生事駁適監司若仍任則
 於政體似異故不為也今日三公啟請仍任故仍之耳○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七月丁未朔未時太白見於午地○夜流星出西咸星入南斗星出室星
 下入南方出騰蛇星入北落師門星上色赤○戊申未時太白見於午
 地○夜流星出五車星入玉井星色赤○己酉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流星出五車星入玉井星色赤○庚戌未時太白見於午地○日暈○
 辛亥未時太白見於午地○壬子傳曰今觀忠清道觀察使書狀前直
 長金礪成正兵宋貴成妻注伊孝行節義卓異誠為可嘉褒獎可也前直
長金礪成 槐山人也常事父母至孝溫清定省朝夕必具酒饌以奉父
母其父得淋疾氣絕吮淋得愈又母病草嘗蠶以驗吉凶父母沒前後
廬墓六年一不到家一鄉推服焉注伊清州人也喪夫未幾又哭舅母
有人行媒欲奸注伊期以百日除喪後從之至百日為亡夫行野祭後
夜半潛入房中自縊而死焉 ○夜流星出閣道星入室星下出句軫星入北極星出
 胃星入五車星色赤水星見於東方○未時太白見於午地○癸丑

命招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韓效元右贊成尹殷輔左叅贊趙元紀右叅贊孫澍于賓廳 上以石塊出示仍傳曰本月初四日早朝思政殿掃庭宦官得封書以進內畏此石外書大殿開拆予甚駭之近來掛榜鍾樓射矢宮門與政府法司之門奸兇之無所忌憚一至於此是不過被罪之類包兇藏怨謀害國家一以脅予一以試予之意也當窮推痛治以懲奸類而匿名書雖父子間不傳乃在於法故今不推之然如此闕庭變故之事朝廷不可不知故為卿等言之光弼等啓曰 上教至當正合臣等之意此必欲擾亂朝廷者之所為則自當敗露傳曰知道○執義尚震掌令宋麟壽成倫持平河繼先蔡無擇啓曰臣等聞畏石投書于大內自古所無此必奸人內外相應以逞兇謀指之者雖在外投之者必在內乘間肆毒至為可畏此豈細民之所為亦豈平心者之所為哉必近來兇黨懷憤百計逞惡期陷社稷而後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等不勝痛憤街巷處處貼榜所言皆為不道臣等皆知其邪類所為置之不問耳沈思順既以此被鞠而兇黨猶且不懲至於投書大內顯示不軌之謀此亂逆之魁也朝廷視此以為尋常則兇徒甘心益長其惡 宗社之禍不可勝言自 上明灼兇謀即召政府議

之欲懲奸兇此 宗社之福也事非尋常則當處以非常矣傳曰予欲
痛治而議于大臣則大臣以為如此之類自然敗露今不可更議○未
時太白見於午地○夜流星出天津星入北斗星下出織女星入天棓
星色赤○甲寅大司憲黃士祐大司諫權輓等合同以啓曰近來處處
貼榜專爲近者被謫罷散之人而語意與沈思順榜文相爲表裡憤怨
不道所不忍言至於投書入內一以窺 上心之淺深一以揣朝議之
輕重百計搖動無所不至兇謀詭計非一朝一夕內外相應亦非一
微細人所爲上下昭昭洞知其兇逆之心終至於危宗社亂朝廷而後已
舉此形迹已著之事傍蹊曲徑投間抵隙浸潤膚慙欲移 上志者終
不可保其必無也今見下議政府之教懇惻切至雖使兇黨見之必沮
喪感泣請以此傳教之意更示好惡使朝廷上下分明知之捕告節目
嚴加磨鍊傳曰臺諫啓意至當昨日傳教於政府之意不異於此也捕
告節目嚴加磨鍊○未時太白見於午地○乙卯弘文館副提學沈彦
光等上劄曰臣等伏聞近有懷奸謀者陰作兇書投之 御所潛形肆
毒有同鬼蜮是不過奸兇之黨百計伺隙覲搖 上心生亂朝廷而得
售其兇計一國臣民孰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乎自沈思順貼榜通衢

以後兇習未殄射矢貼榜亦非一再朝廷知兇黨之心本固如此雖有見者亦無驚動之意故兇黨自以未售其術為不快於其心則又為兇書陰投內庭嗚呼孰謂無朝廷蔑君父一至於此推其兇謀必欲為致朝廷不測之禍而所病者 聖明在上耳自古包藏禍心者必先試君心之淺深得進其邪言邪言之初入也中主猶不信焉再入也寢或疑之屢入也其疑之也深疑之深然後小人之言得以大中其君心而雍獮士類顛覆宗社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君子之被譴也處之怡然略無纖介怨懟之心小人之獲罪也忘其自作之孽訕天詬月信然吠噬無所不至陰圖自立之地君子小人之分於茲判矣人主之心必有所啓而後明必有所止而後定明故能定定故益明不然眾邪及侵群言競惑不予官豎必于嬪御不予權臣必于戚畹陰鑽狡穴曲搖邪累千蹊百徑簧蠱群聽終至於亂亡然後快於其心要在上之人明於邪正定其執守昭示好惡如近日下諭聖旨則兇類自沮國勢似委伏願幾下終始此心以壓群邪以安 宗社答曰今觀上劄所論當然大抵于今人心頑悍蔑君父慢朝廷莫此為甚得罪者不得逞憤亦難以他徑動搖予心故公然繫書投石于禁庭予若少疑何有哉論奸狀乎由

是奸心自沮更無所施然人心操舍無常爾等俾予此心終始如一不亦可乎○未時太白見於午地○丙辰未時太白見於午地○夜流星出南斗星入尾星色白○丁巳未時太白見於午地○戊午未時太白見於午地○己未以孫澍為戶曹判書洪淑為知中樞府事○庚申日暈○辛酉日暈○壬戌傳曰自六月望後至七月望後一不下雨見各道書狀則皆以旱災請送香祝幣况京畿非但今年乃有此旱荒也農事年年不實蠲減租稅無乃可乎抑別有惠澤民生之事耶予甚憂念焉其問于三公以啓○未時太白見於午地○夜流星出北極星入北方天際色白○癸亥領議政鄭光弼等議今年之旱近古所無恤民之策果如上教宜急施行非但減租凡民間蒙惠等事令各道條錄馳啓後議定似當○弘文館副提學沈彥光等上劄曰頃者將凶險投書事為劄以啓伏覩賜荅辭旨懇惻臣等不勝感激國有陰賊覬逞凶謀其形雖秘其影可察漢昭帝時上官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以譖霍光帝年纔十四猶能知上官桀之詐今者奸兇所投書不啻上官之謀陛下之明遠過漢昭詳其文勢觀其字畫其形與影固已畢照於 聖鑑耳彼雖自以匿迹為得計日月照臨神明降監將必敗露以伏顯戮安能以遁天刑若保首領哉自古雖明主在上

未必無浸潤之譖譖之不行所以貴明主也今夫禁闈之內平日絕無浸潤之譖則已矣如或有之其術不得逞於彼而又欲行於此烏保其必無此事乎在 聖料更加省察則罪人不難得也往在己卯為書約矢以射禁中者屢矣未幾趙光祖等果被重罪自後奸凶欲害士林而未得其說則必托己卯之事以為眩亂之媒如是而猶不得售其謀也則又踵己卯射矢之事忍作凶書投之內庭其計必自以為吾若同時事於己卯而投書于禁中則 上必深疑士林而士林之被害亦如己卯然後國無直士朝廷空虛人主孤立國之魁柄落吾掌握東西南北唯吾顧所指其凶謀不過如是而已懷忠憂國者寧不耿耿於斯往年秋彗星示異俄有朝廷之變自今春不雨歷夏至秋太白經天地震雨雹包藏禍心者百計欲亂朝廷災異之作亦無恠矣而小人反幸其有灾欲藉此以肆凶謀可為寒心嘗觀前代講官故事半歲不問經義則崔郾謝以無功踰月不訪道理則李絳自慚飽食臣等職忝論思久曠進對豈無區區底蘊有所未達者耶值此盛暑輒輟經筵無非澄情 聖慮保養天和也屬老火弛炎稚金產涼時擇涼晨間 御經筵引接群臣諮訪息奸之道講論弭灾之方傳曰人事失於下天變應於上故去年有彗而朝廷之變生今年灾極而投

書于禁庭天之譴怒豈不懼哉予意以為奸人雖匿迹皇天照臨必至敗露也趙光祖時事雖未有為書約矢之變其勢終難保也今朝廷堂堂國綱整整上下堅定是非則奸心自可熄矣但上下更加留念焉○未時太白見於午地○甲子未時太白見於午地○乙丑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韓效元啓曰近來旱乾為災已過十載其間稍可稱者只戊子一年而已自是厥後飢饉荐臻民不粒食然也年則當春雖旱至於農月有時洒雨故田穀則可食今年則禾穀向茂而自六月以後至于今五十餘日一不下雨或下驟雨不入於土亦不可謂之雨矣非但此也加以太白經天天災已極雖無太白經天之變歲之凶荒民之阻飢斯亦災變之大者也臣等雖有議為之事皆為虛文而當此之時無所料理覲然在職徒被伴食之譏願以善良之人代臣等之職則庶可弭天災荅曰近觀天災已極人心甚頑予何一刻弛慮哉是皆予不德之所致卿等有何失而致災乎勿辭光弼等再辭不允傳曰予見弘文館劄子以為罪人不難得而經筵時論難此事則可知也今此匿名書觀其文理筆迹亦非常人之所為下人如欲窮極見之則固當出示然此乃法典所載之事予何以示之乎光弼等啓曰如此獄事不可開端而匿

名書又不可見也臣等萬無窮極欲見之心也○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丙寅未時太白見於午地夜東方南方有氣如火○丁卯 御朝講

參贊官沈彥光曰全羅道兵使金良弼以濫刑被罪受杖近來濫刑官

吏等雖或被罪而旋即叙用殊無懲戒之意故自 上欲矯此弊而不

贖其罪夫兵使乃二品宰相也以古者刑不上大夫之說觀之則無乃

有所不可者乎 上曰以常例言之雖堂上官固不可以容易決杖也如

此之事予非不知也但金良弼所為之事非徒殘酷暴虐而已其所刑

殺者乃有蔭品官故如彼為之矣○憲府啓曰刑曹判書徐祉前為大

司憲時所失甚關故至今不容於物論為西班二品亦已濫矣況為六

卿乎銓曹不有公論而注擬至為非矣今見此望以為判尹時被駁者

指韓 並擬尤為非矣徐祉請速遞傳曰徐祉為大司憲時所失之事予

非不知也然豈可以一時之失終不用乎況今人物之少六卿僅得充

差故為之耳然臺諫啓之其可適差○以朴壕為議政府左參贊趙元

紀為刑曹判書○未時太白見於午地○戊辰傳曰維摩經予疑其古

文而有考閱之事故令人內而見之則乃佛家無用之書令還藏文武

樓○卯時日有石珥○未時太白見於午地○己巳未時太白見於午

樓○卯時日有石珥○未時太白見於午地○己巳未時太白見於午

地○庚午日暈○辛未 御朝講掌令成倫曰近來人心凶悍至於投

書大內此古今所無之變也原其心則無異於叛逆必是被罪懷憤者

所為也在下無不昭昭知之自 上豈不斟酌乎捕告節目可以為之

而下人或有啓止之者此指鄭光海也臣未知其意也領事韓效元曰貼榜投

書之事數年之間連續為之其意不過欲動搖朝廷上下之心耳自

上明知鬼蜮之狀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置之而已則邪謀不得行矣雖

不為捕告節目有何傷乎近來士大夫被罪者皆曾為侍從之人豈盡無

識見而敢為如此匿名書乎 上曰奸細之徒使入直之人為腹心而

投之與否皆不可知也但為捕告節目則必有捕捉而來告者也○傳

曰今年旱灾近古所無自春徂秋元陽滋甚禾穀盡焦西成望絕哀我

元元將轉溝壑予甚兢惕召灾之由雖非一端刑獄之間亦慮有冤枉

以致天譴自今七月二十五日昧爽以前除關係國家綱常賊盜外時

推徒以下並皆疏放曉諭中外○未時太白昇於午地○壬申 上詣

孝敬殿行夕上食○日暈○癸酉夜流星出天厨星入乾方長二三尺

色白又出勾陳星下入北方長三四尺許色白○甲戌 御夕講○日
暈○乙亥 御朝講○夜流星出天厨星入酉方長四五尺許色白

八月丙子朔太白經天○日暈○丁丑憲府啟曰今者將遣八道點馬
矣近來以廢點馬馬政果為虛踈然連年凶歉之餘今年凶荒尤甚馬
政雖大民命尤重請勿遣點馬傳曰近來年歲凶荒不遣點馬馬政虛
踈故司僕寺提調啟請而欲遣之今年凶荒太甚然八道之中必有不
得已可遣之處當問于該司而裁落也○戊寅傳曰黃海平安咸鏡道
則今年農事稍稔而馬政虛踈不得已遣點馬他道則失農尤甚今本
道都事點馬事該曹啟之三道則差遣其餘道則勿遣事言于憲府○
己卯有雉入勤政殿殿直軍士金光弼獲而獻之賜酒○夜流星出紫
微東垣入壁星長一丈許色赤○庚辰 上詣孝敬殿行夕上食○辛
巳太白見於午地○壬午 朝講掌令宋麟壽曰人君聽政之所飛

雉來止災異之大者也天之譴告可謂深切而執雉之入反為賜酒恬
不知怪非敬天弭災之道也人心之頑惡未有如此時飛雉之入殿亦恐
人為之所致也上曰當初政院以捉雉事故之予意以為後苑亦常有之
故偶入於殿內也聽政之所飛雉來止果為殊常但不知古事初不以為
異也史臣曰麟壽儒者也亦附會時議入侍經筵不以天變為戒而委
之於人為是誠何心哉昔漢成帝時雉集未央宮王音言天之譴告人

君甚切成帝謂音曰聞捕得雉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王音曰陛下安
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諂之言誣亂聖聽如此也然則麟壽乃王
音之罪人也時有得罪之家以雉執而投之之議故麟壽之言及此尤
可嘆也○諫院啓曰黃海道點馬崔崇祖平安道點馬申瀆咸鏡道點
馬權綽等今方差遣但牧場內民家造作田畝起耕禁止事及馬匹點
考皆監牧之任也為點馬者固當纖悉為之而反為不謹者恐監牧之
得罪也以此雖有其法而不謹為之故積弊以成牧場內民家成村處
多矣今年則至為凶荒以其三道稍稔遣其點馬者重馬政也既以馬
政為重則如此之人何能為之請擇遣傳曰依啓○未時太白見於午
地○夜流星出河鼓星入南斗星長四五尺許色赤又出羽林星入九
坎星長五六尺許色白彗星又見於辰地史臣曰彗星之變外人無不
周知而測候之官不於此日啓達于上其昏迷不察可見司天文之
官亦無以此得罪者故雖災變荐至而朝廷不得登時而覺慢天象尸
厥官甚矣○日暈○癸未未時太白見於午地○甲申遣同知中樞尹殷
弼賀冬至○乙酉傳曰新舊宣陵守陵官侍陵官及各差備人賞賜之
物衣服雖有加減而其他物則皆依古例也裁作衣服事言于尚衣院

○世子詣昌德宮東宮齋室○上詣昌德宮齋宿○辰時微暈太白見於午地○丙戌 上詣孝敬殿行別祭如儀世子行亞獻禮 上仍行朝上食入番寮奉鄭允慎武陵正孝篤及下至各色掌等賜物有差○司僕寺提調鄭光弼趙元紀啓曰今年凶荒諸道使命皆不遣之故京畿及下三道點馬亦不遣矣忠清道則丁亥年京畿全羅道慶尚道則戊子年點馬後不復爲之雖有產畜之馬牧子皆竊而私有之盜賊又從而屠殺之馬政皆爲虛疎不可不慮京畿及下三道皆有常領水軍而防禦亦不甚關點馬不可廢也以都事行之似當傳曰依啓○新舊宣陵守侍陵官寮奉入番宗親及諸差備人賞格下教時有遺漏而未及言者廣州牧使乃土州也不可不論賞其加一資且義新君澄源爲代奠官已久雖以作罪罷職其後復以上言叙用矣亦加一資○日暈兩珥○丁亥日暈○戊子 御朝講寮贊官沈彥光曰飛雉入殿亦災異之大者晉武帝時雉集閭闔門雖無其應未久而胡羯亂夏愍帝衣青衣行酒惠帝時亦集殿前而桓溫跋扈北齊時又集御榻其時之亂亦極唐太宗貞觀初雉集太極殿雄雉集顯德殿褚遂良反以爲祥後世笑其妖媚之無狀也其時太宗封高宗爲太子高宗以武后亂

唐終致滔天之禍天之譴告不遠而邇也災異之後必有其應以古事見之至為駭愕今歲八道凶荒下三道國家之府庫而凶荒尤甚國有凶荒則祭祀不舉宗廟之祭尚不舉樂其他可知也○已丑刑曹判書趙元妃參判蔡紹權參議尹衡啓曰洪遇龍行移推考與否即欲議啓而參議以都試往訓鍊院故未得議而啓之也洪遇龍元犯之罪至重且以根孫石孫招辭見之則不可為不知情若行移推考則必遲滯經年當初欲啓請詔獄推之而事下未歸一故未啓也請移詔獄推之傳曰依啓○吏曹判書金謹思啓曰貞熹王后時喪葬諸事皆依大王例為之而陵殿參奉則皆除七品王后陵殿參奉之為六品古無其例今則何以為之傳曰陵殿參奉事依古例為之○以澄源為義新君尹熙平為漢城府左尹吳準為同副承旨○庚寅日暈太白晝見夜流星出天船星入句陳星下色赤○辛卯京畿觀察使柳灌啓曰令都事點馬事已受教矣但當領水軍元數本二千七百餘名而減除諸處役軍則正軍只五百餘名當時大島則例用四百名為之尚以為少而加定其軍云十七島點馬不可只以水軍為之何以為之敢稟傳曰畿甸凶荒今歲尤甚其勿為點馬○諫院啓曰今者凶荒連仍國儲虛竭救

荒經費等事倍於常時戶曹判書孫澍雖無過累性本疎迓今又善忘不合務劇之地請適刑曹佐郎李純亨昏昧有病刑官劇地不能堪任請迺傳曰近來人物之少議政府六曹僅得充差孫澍雖年老殘弱不合劇務曾為戶曹參判戶曹亦有他堂上可以僉議為公事不可適也李純亨事依啓○夜儀星出狼星下入巽方色赤柳星下有星見於辰地色白尾長一尺許似彗彗星之見久矣觀象監至是始啓○太白晝見○壬辰禮曹啓曰來十月初三日以冬享大祭自上與百官皆受誓戒然初三日禪祭時有哭臨節次但初九日大祭非徒為貞顯王后也亦為祖宗

以祭也附宗廟祭兼行於冬享大祭故云哭臨後行大祭吉凶相雜似乎未安本曹未

敢擅便請議于大臣以定何如傳曰以禮曹所啓之意其議于大臣○

諫院啓孫澍事傳曰依啓迺之○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張順孫右議

政韓效元等啓曰如此大事不可臆意以定令弘文館博古考禮且考

世宗朝文宗大王祥禫時事施行何如傳曰議意知道仍傳曰令弘文

館博考古例而且考承政院日記以啓○太白晝見○夜流星出虛星

下入于天弁星色白又出向陳星下入五車星色赤柳星下有星見於

辰地其長一尺許色白似彗○癸巳 上詣孝敬殿行晝茶禮○弘文

館著作洪暹啓曰昨日以博考古例事下教故今日盡考可疑書冊而皆無彷彿之禮傳曰知道○太白晝見夜流星出紫微西垣入八穀星下色赤又出天棊星八天紀星色赤又出句陳星下入內階星色赤禁星見於辰地尾長一尺許色白○甲午觀象監提調鄭光弼啓曰近來連有星變至為不祥 祖宗朝皆以文官測候 成宗朝則趙之瑞金應箕等實專是任今亦使安珙金遂性等看望測候何如傳曰依啓○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效元啓曰終夏旱乾太白晝見臣等常以在位為未安而彗星今又示異謀國者能治其職則豈至如是耶請辭免答曰凡此星變皆予否德之所致非卿等之失也其勿辭○政院啓曰博考古例事教弘文館而又 命政院考日記故搜考日記則皆破落不可考矣但 文宗朝世宗大王禫祭乃於四月初四日行之又以十一日夏享大祭亦於是日 受誓戒而十一日兼行祔宗廟之祭也傳曰知道○以孫澍為議政府左叅贊朴壕為戶曹判書金紀為司諫院獻納○未時太白見於午地○夜流星出北斗星下入北方天際色白彗星見於辰地○乙未禮曹啓曰禫祭則必不得已以上丁日為之故不可進退也祔大廟則冬享大祭兼行祖宗朝亦有退行之

時故更以十一月擇定傳曰知道○未時太白見於午地彗星雲密不見○丙申世子先詣昌德宮齋宿○上詣孝敬殿行夕上食○未時太白見於午地○彗星見於辰地尾長一尺許色白○丁酉上行大祥祭如儀仍行朝上食○領議政鄭光弼等啓曰來月初四日將親行宣陵別祭出於至情固不可啓止但星變連晝夜疊見如此之時當靜處修省以答天譴之至臣等之意未知舉動何如也傳曰有災變之時行幸似難拜陵事業已定期行之似無妨也○太白經天○彗星見於辰地長一尺許色白○戊戌御朝講傳曰大臣啓以有災變時不當拜陵予意亦以為當然但易服後不可不拜陵故欲行之今者星變層出行幸權停事言于該曹○命饋新宣陵守陵官侍陵官舊宣陵入蕃宗親兩陵參奉內官等于勤政殿庭饋諸差備人于勤政殿南門外庭賞賜有差○日暈兩珥○太白經天○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二尺許色白○己亥以金安老為知義禁府事柳溥為知中樞府事○未時太白見於未地○雲密彗星不見○庚子御朝講○禮曹判書金安老啓曰臣性本駑劣上恩過重濫叨六卿不堪重任每不自安兼帶之職又多臣不能堪任又過涯分常懷危懼欲一啓達而惶懼未果昨日又為

兼知義禁府事尤為未安以臣才分必不堪當古有負乘致寇之言過
分之事不可冒處故至為惶懼而啓達辭免傳曰兼知義禁府不得已
以吏曹禮曹歇處判書兼之如戶曹事務之地則不得兼之且卿以行
之人何以不能堪任乎勿辭再辭不允○彗星密雲不見○辛丑 御
父講○兵曹啓曰今年下三道皆失農故令都事為點馬矣黃海道則
農事稍稔平安道有島州郡農事尤稔可以抄出驅馬軍弊不及他郡
故欲遣點馬咸鏡道農事亦似稍好且去去年當給軍士以馬八十四
而不為點馬故不果給也有如此不得已之事故敢請點馬今者自
上與臺諫咸以為點馬不當遣請自 上裁絀何如傳曰今年凶荒比
古尤甚勿遣點馬○夜流星出室星入壁星色白密雲彗星不見○壬
寅夜流星出室星入壁星色白密雲彗星不見○癸卯夜坤方有氣如
火密雲下兩彗星不見○午時太白見於未地○是日曉滿月出東方
望後之月當虧缺而至於晦間則其形尤細今則○甲辰 御朝講○
輪郭盡見無闕處而色則黃黑此災變之大者也○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一丈許色白移向北自初出處相距三丈許○日
暈○乙巳 上詣孝敬殿行晝茶禮○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一丈許色
白○密雲太白不見

九月丙午朔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七八尺許色白○日暈○平安道寧邊府雨雹○丁未密雲彗星不見○太白晝見○戊申 御朝講○夜

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一丈許色白光芒射天流星出八穀星下入華蓋星下色赤屈曲徐行光跡相連其頭光散成環自尾漸奏至成環處環

并益盛環圍如盤良以乃滅又出七公星其狀大於瓶中間四度截落旋絕旋生入紫微左樞星內色赤尾色光大小點數多散落○己酉

御夕講夜流星出七公星入紫微西垣內色赤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一丈許色白○平安道平壤順安三登成從永柔江西雨雹○庚戌禮曹

啓曰祔廟時奉出神主在廟神主也設於座禮也今觀貞熹王后祔廟時儀軌云第七八室則否德宗睿宗於 貞熹王后為下位不敢受祔謂之

禮 世祖則受之矣 安順王后祔廟時 睿宗及 章順王后皆不受云 章順王后與 安順適體不受當矣 睿宗之不受與 世祖之

受各異今 貞顯王后祔廟時 恭惠王后與 貞顯王后適體似不得出受祔謂之禮 成宗大王從 世祖儀軌則當出受從 睿宗

安順王后時儀軌則不得受如此大禮該曹不可擅便為之請問于大臣處之傳曰以禮曹啓意收議于三公領議政鄭光弼議 貞熹安順

兩王后祔廟時 世祖大王則受 貞熹祔謂之禮 睿宗大王則

安順祔廟時無受謁之禮事同而禮異果可疑廣求古制定之似當張

順孫韓效元之議同傳曰三公議意知道其令弘文館博考古禮以啓

○以崔世節為戶曹參判李色為漢城府右尹○夜彗星見於卯地尾

長七八尺許色微白白氣自西方至東方布天○日暈戴○辛亥傳曰

高敞監罪曾犯竊盜令禁府推之禁府斷以全家為奴斷劬黥面之律此人狂悖

罪之固不惜但係宗室之人斷以此律則凡在宗室者孰不羞之其議

于三公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效元議曰高敞監雖

微賤狂悖亦是宗系所犯且非關係 宗社於凡人所坐之律減降科

斷未為失刑傳曰高敞監之罪只以全家徙邊判付○夜彗星見於卯

地尾長七八尺許色白○壬子弘文館啟曰宋史禮樂志云神宗元豐

三年仁宗慈聖王后祔謁于仁宗廟惟此近之他無可考傳曰知道

安順王后祔謁時 睿宗所以不受之意必有之戊午己未庚申辛酉

年間奉政院日記考之○密雲彗星不見○甲寅 上詣孝敬殿行書

茶禮○兵曹判書洪彥弼啟曰近觀朝廷之意武備虛疎衆皆憂之兵

曹長官不可不擇臣不知武事而處兵曹重地茲致兵事解弛以貽朝

廷之憂至為未安請通傳曰重任不可輕適然以不知武事強辭其適之
○憲府啓曰十一月文臣庭試自 上勸獎人才至為美矣但柎廟入事
臨迫非如別試取人不得已之事也過此大事後為之尚未晚也請姑停
之忠清道都事尹忭前為海南縣監時貪污無狀舟載陸輸絡繹不絕聞
者唾罵鐵原府使李熹前為開城府都事時貪狀現著况鐵原官吏數
適疲弊尤甚不可以比人遣之請并適之禮賓寺副正李文根別無賢能
遽陞三品官爵猥濫請改正傳曰奇依啓○夜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七八尺
許色白○乙卯諫院啓曰三陟府使李迨貪虐無狀今為本職三度越署
經請適傳曰依啓○傳曰柎請禮弘文館云宋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柎
謂于仁宗室惟此近之他無所考承政院日記又無可徵今之受與不受適
史官收議于三公領議政鄭光弼議在宋朝光獻應柎仁宗室而於仁宗
有柎謂之禮我朝亦有貞熹王后之禮宜從右禮似當張順孫韓效元議
同○以洪彥弼為議政府左叅贊孫澍為右叅贊尹殷輔為兵曹判書○
夜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七八尺許色白○丙辰日暈兩珥夜彗星見於卯
地尾長七八尺許色白○丁巳 上詣孝敬殿行晝茶禮○仁義禁府事金
安老金謹思同知義禁府事沈彥慶來啓曰義禁府一品衙門不可無判

事也知事同知事隨品為之判事則須以一品為之今但有知事而無判事
 臣等以下官獨行未安請速出判事傳曰予意欲於後政以全謹思陞崇
 政為判事故未差耳○五衛將崔世珍進翻譯女訓傳曰今於書館印出○
 戊午特陞吏曹判書金謹思為崇政判義禁府事史臣曰黨於安老故
 寵之○夜禁星見於卯地尾長七八尺許色白○己未夜禁星見於卯地尾長七
 八尺許色白○咸鏡道三水郡地震墻屋皆動○庚申夜禁星見於卯地
 尾長七八尺許色白○日暈兩珥○辛酉 御夕講侍讀官許沈曰今
 人之言曰年少之徒務重其法故被罪之人如此其多云彼累年持威福
 者其罪不止於竄謫猶以寬政處之故但如此耳其曰年少之徒務重
 其法者乃欲放還彼人之計非朝廷之美辭也彼若一還則必將盡掃
 朝廷之人此乃禍根也今者以雉入闕庭為妖眾口訾訾此不必自外飛來
 無乃被罪之類欲人心疑懼而投之於內庭耶人心如此天變何由而不
 作乎夫威福之言固所難啟而其所以啟之者非欲以威福為誅戮而
 放之也往年自上或有欲罪之人而下人輒為之救使不得罪之此
 所謂威禍之分也臣在經幄之中不可不使 上知之故敢啟 上曰
 近來人心果為險惡然朝廷大定則根本固而百事舉矣○夜禁星見

於卯地尾長三四尺許色白○壬戌 衛之講○夜彗星見於卯地尾

長三四尺許色白○癸亥夜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三四尺許色白○甲

子夜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三四尺許色白○乙丑傳曰有議軍令之事

宗親試藝時來叅政張順及兵曹堂上命招仍傳曰近來星變非常

災不妄作必有所召人雖不知天之示譴至矣所當恐懼修省而軍令

解弛莫甚於此時修明政事嚴肅軍令此當今之急務也大典所載之

事宜可一一舉行也豐鼓所以急聚將士而在前高荆山為兵曹判書

時終日擊之而將士蒼皇失措不知聚立之所此雖載大典而常時不

習之故也如疊鍾則 祖宗朝已為之而廢朝亦令出入番軍士皆著

甲待之而終不為之此則人心搔擾之事不必令之然若欲用之於倉卒

則當使將士皆知其不時點閱之意而常設備以待之可也教閱所以

教習軍士使知陣法也故或自上親幸或命將為之武班之人在所明

曉陣法方略而當平時不肯學及其臨陳則茫然不知所為此豈細故

自今以後武臣堂上堂下官及宣傳官等並令勤習陣書而一應形名

等事不時殿講則彼必不知其名之出皆勉而學之矣且聞前日以

兒續詳在後為陣法而習其形名進退之狀不知今亦為否也此亦常時

所當勤習之事也且烽燧之事邊方有變之後雖馳駟以報之勢必遲
緩故使郡縣連次舉火使知邊警之有無此實軍機關重之事也而近
不如法雖至於賊犯邊境一無四炬五炬之舉而例以平時一炬舉之
此守令懶慢不謹檢舉之故也申明中滯之罪依軍法施行何如若禁
火之事關內有火災則例使內人滅之內人不得滅之然後遣宣傳官
合標信于將帥出令來救則似乎太緩亦可疊鼓而聚之凡軍令之事
有奇有正如此為之何如古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凡祭祀不潔莫甚
於此時戎事不整亦莫甚於此時其共議以啓張順孫等議啓曰近來
軍令解弛祭祀不潔等事此當今之弊 上教甚當如疊鼓以備緩急
而將卒不登時聚會有乖本意若大內火災擊大鐘各司人負聚立失
次反致紛擾亦乖法意請皆申明有急則不必擊大鐘雖擊鼓恐亦無
妨今兒之法著在後續錄近來廢弛令兵曹申明舉行有時殿講勸課
亦何如烽燧之設機關重事而廢弛尤甚在速申明如有違者根尋中
滯之由當依軍令治之該曾長官出試後兵曹判書尹殷輔與鄭光弼
等并祀事商議更啓何如傳曰大臣及兵曹之意與予意同申明舉行
事捧承傳○試藝宗親于闕庭取西城崇祖全城副正瑞永和副守

呈珠等三人○夜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三四尺許色白○丙寅 御文
講○論八道監司曰近年以來連遭凶荒民生阻飢今年則視前尤甚
哀我民斯將填于壑予之兢惕之情曷有其極第以深居九重餓殍之
狀莫能親覩顧茲承流宣化撫字救活之策在監司與守令允救荒之
策務要盡心措置處之得宜以活飢民守令等視為尋常不用心賑救
則當摘叢啟罷卿不體予存恤之意不救飢饉之民則卿亦不饒○夜彗
星見於卯地尾長三四尺許色白○日暈○丁卯彗星見於卯地尾
長三四尺許色白○戊辰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三四尺許色白○己巳傳
曰文科初試近必出榜講經有何日開場乎合三所舉子則六百人講
經當速開場但講經開場之初舉子例皆退避不即入講此非他故大
抵始勤終怠人之常情雖試官不能無詳於始而怠於終故待試官急
心之出而欲乘間為之耳以此每推入官門至為未便以初試榜目次
次呼入如有不入者依武科呼不應之例舉子自不敢退避也且初試
中格者謀欲加讀入講而輒以病稱以待其孰讀然後來講此於國試
不均者非衆所共知之病則不可許也今國之大禮臨近臺諫入試場者
出而後可以行之講經不可不速畢也然試官若欲速畢而促迫之使

儒生不得從容尋思而答之則恐不能多得人材分三所從容試講何如其以此意并問于禮曹禮曹回啟曰文科別試講經例於兩所為之今則國家大禮日迫故分三所講經事臣等議欲啟稟而適以下問上教允當且講經之時以初試榜目次次呼入不入者不試前亦有法今可申明使儒生皆知則自無退避窺待之事上教亦當○御夕講參贊官沈彥光因所講書啟曰列國之時使臣皆以善良之人擇遣至於鄭國子產有能行使命之稱今我國家其於中朝使臣之往也不擇賢否而遣之至為未便中朝之人昔則專待我國之使而今則閉鎖館門使不得出入有問於楚子此必我國之人先失其道故也○上曰專對之任至重所當擇遣當時例行則已矣幸有問難之事而應對錯誤則國家豈無虧損之事乎特進官趙元紀曰以前日通事推考之事觀之此稱國王之貿易而多有愧恥之事若國家無別為貿易之事則通事何有私自貿易者乎○上曰貿易之事從前有之今者人心奸詐以私貿易之物憑藉公貿而為之若擇遣使臣則如此之事自然糾察也○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三四尺許色白○雷電○平安道甑山殷山三和祥原永柔中和成川慈山雷電兩雷至翌日乃止○庚午御朝講

上曰昨見觀象監單字有雷動之災八月雷始收聲今當九月而雷鳴
近來災變疊見君臣上下當更加憂懼之時也非徒憂懼而已修明政
事嚴肅軍令乃急務也考見大典烽燧之事本意則固非偶然而今則
雖有邊警不可以烽燧知之也疊鼓之令載在大典若大內有急則非
必待自上殿坐侍臣皆會而後擊之也雖使內侍擊之亦可即褻也前
見疊鼓之時擊之以然後乃聚至為不當故已議于大臣及該曹令申
明此等事矣今軍令已至解弛將不知令卒不從令如此之事必須預
講可也領事鄭光弼曰庚午年倭變烽燧不報安骨浦接戰時烽燧又
不報其時行移推考則徒為推案繁多竟不得以罪之也烽燧古今之
大事而不行亦久國初慮烽燧不謹潛使邊方試驗舉之則五六日乃
至于京師今則雖一月必不通矣如此之事各別申明似當今者以特
大平軍令解弛烽燧虛踈臣所常憂者也大司憲黃士祐曰非徒雷動
彗乃凶星久而不滅災變非常上下所當戒省之時也疊鼓烽燧之事
皆載在大典所當申明然其大意不在於此而在於得人而任之若將
得其人則凡軍令皆可與行不必屢為疊鼓駭人耳目而習陣亦不必
數數為之也 上曰此得將之言至當將得士卒之心則邊方雖有事

不之慮也。但今武班無一品之人，予未知孰可為將。堂上以上之，加非銓曹所為必自。上為特加，但未知人物之如何。故未果耳。平常之時，當預養武士，而三品堂上亦少。今雖欲為習陣，左右將五衛將亦不足。武臣之少，莫甚於此時也。光弼曰：今者非徒天變，豐見而兩澤亦竭。曩時未聞漢江下結箭捉魚之事，只於乙巳年暫為捉魚。今多恠之，今則非徒漢江之下結箭捉魚，至於豆毛浦之上往來者，徒涉此變災異之事也。民間儲畜一空，官庫亦竭久矣。而今年則八道凶荒，全羅道尤甚。明年種子無計，備之明年年運雖好，苟無種子，則民無所用其力矣。其道上來之穀，使其官守令以相捧之，以為明年種子，何如？且武臣爵命事下人，何敢言其可為將？某可為堂上乎？然而武班之人，雖不可無端遽崇職秩，然其沉滯者多，叙而用之，令不失職，則雖似虛費國廩，亦是儲養也。且臣欲啟一事者，以臣於庚午年為禮曹判書，時有一人言語侏儻者，自稱向化，願受國祿。臣意以為若誠向化，則必持節度使公文而來。而此不爾，故問其所從來，則曰某日教于會寧，歷某處某日入京云。臣以為夷狄之人，自邊方直抵京師，無一拘執處，至為驚駭，即傳驛下送。准其根源之後，臣適遷他職，不知厥終之何如也。大抵稱向化者，來居文

川德源洪源而侵入于江原道洪川歙谷高城杆城以捉魚為業漸至
滋漫流入于京畿麻田今則又入忠清道遷徙自如郡縣若欲役使則
遽發亂心多出悖言守令不能制之請令考其置簿計其來居年月以
近而久者定其軍役收其田稅何如 上曰向化人無處不居此豈細
事以古事見之夷狄滋蔓於中國終必為大禍當使守令察其戶口推
其根派計其歲月以近以定軍役可也但以向化直走京城古所未聞
禮曹所當察也光弼曰向化人來居各官者今雖推刷不宜騷擾而徐
緩尋問其出來年月自高曾來居者則令為軍役而隨意遷徙者罪之
可也 上曰若急迫推之則必有弊事從容雅問果當也特進官曹澗
孫曰每毒名為六鍾酋長前年來此辱我館官又其帶行之人牽騎都事
當騎之馬頰暴已露而男婚女嫁漸入于彼土而向國之心亦不如古
或有陵慢鎮將之事且聞熊川之事亦不如昔時官負雖出坐而倭人
出入自便至於前年國給正布之時或有棄擲而不受者云此在古所
無其慢暴已極何以制之光弼曰臣亦有傳聞之語不可盡達於上
前然於熊川蒼浦則別擇良將而遣之乃當今之急務也待夷之道不
可一切寬緩亦不可一切剛愎在乎措置得宜使合於中也 上曰待

夷狄不可過於厚亦不可過於薄過於厚則慢過於薄則絕擇良將而遣之果當矣但聞南方之人有輕倭之心敵豈可輕輕敵之事甚為不當○夜西方電光密雲彗星不見○雷動○辛未 上詣孝敬殿親行晝茶禮○夜流星出軒轅星下入東方天際長四五尺許色赤又出北斗星入北方天際長一丈許色白又出五車星入畢星長三四尺許色白又出參星入九游星長四五尺許色赤又出柳星入南方天際長五六尺許色白又出畢星入天倉星長一丈許色赤尾色光大而直漸成屈曲良以化為雲移時乃滅又出昂星入天囷星下長五六尺許色赤尾色光直良以化為雲乃滅星隕如雨彗星見於卯地尾長四五尺許色白○壬申持平蔡無擇啓曰近來一二所監試官等至四月固辭學沈彥光於經筵啓一二所試官不能越時分給名紙使舉子有失名紙者云監試官權輒宋壽成倫薛逢等以此避嫌 臣等聞

之二所則名紙分給時儒生等爭先故初雖紛亂終得一一給之無所誤錯一所則名紙分給時紛亂故失其名紙者有之竊其他人名紙而割封書呈者亦有之然其術即現試官等即削去矣大槩場中別無虛踈奸偽之事但未得趁時分給名紙以致舉子之失名紙者非二人也一所則有錯誤之事二所則初雖紛亂終無錯誤之事而兩司至四

固辭聞見騷擾國家大禮之事臨迫講經重事而亦以此退之至為未
安故錯誤與否分辨啓之傳曰以一二所誤錯有無分辨啓之至當矣二
所則無錯誤之事一所雖有錯誤非至於逆臺諫之事也然副提學沈
彥光以為專主一所啓之而憲府亦以一所無錯誤分辨而
啓之掌令成倫正言蘇逢逵之可也○夜流星出參星下入東方天際
長一丈許色白又出參星入天倉星長五六尺餘色赤又出北斗星入艮
方長一丈餘色白又出五車星入畢星長五六尺許色赤又出文昌星側
入艮方天際長一丈餘色白又出柳星上入巽方天際長七八尺許色白又
出昂星入天囷星長五六尺許色赤光跡相連良久不滅化為雲彗星
見於卯地長四五尺許色白○癸酉 御朝講 上曰近來災變非常彗
星尤異所當恐懼修省之時也頃於經筵聞之前日入殿之雉羽翼未
成云非待天變也人變尤為可慮人心奸險如此在朝廷上下鎮定之如
何耳○以崔重洪為江原道觀察使林百齡為司憲府掌令金光軫為司
諫院正言○彗星見於卯地長四五尺許色白○雷電兩雹○平安道龜
城鐵山順安寧邊平壤中和龍川大雷雨雹○甲戌 御夕講○彗星見
於卯地長四五尺許色白

十月乙亥朔夜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三四尺許色白○丙子禮曹啓曰
 二十二日 中宮誕日賀禮何以為之傳曰中宮誕日賀禮平時亦有
 不為之時今則雖已耐廟然而國恤纒過吉服未以不為之可也史臣
 曰觀此傳教則可以見 聖上誠孝之極而有追慕無涯之心也○上
 詣昌德宮以明日將行禫祭也○上詣孝敬殿親行夕上食○夜彗星
 見於卯地尾長四五尺許色白○日暈○丁丑 上詣孝敬殿行禫祭
 如儀世子行亞獻禮 上仍行朝上食○傳曰孝敬殿入番宗親內官
 叅奉飯監別監等各加一資忠義衛則東西班相當職隨闕叙用飯監
 別監守僕一應各差備人等限年放役○獻納金紀持平蔡無擇啓曰
 臣等以文科別試監試官入于三所場中工房書吏見打於人將至於
 死云臣等與諸試官同坐聞而驚駭即問諸下人則曰封彌官權龜元
 打下也然猶不信下人之言問之於應辦官朴光佐則亦曰封彌官權
 龜元打下也故令法司推考之意會已啓達矣今更聞以打之者乃李
 兆孫也其一時入場查枝同官或云非龜元乃兆孫打之也若以此二
 人一處閱實則事得歸一而終無曖昧受罪之嘆矣傳曰下此二人于
 義禁府推考○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效元左叅贊

洪彥弼右叅贊孫澍等詣賓廳

禮書兵曹堂上亦全數來會以將欲議啓祭祀畢政等事也

光弼等

啓曰近來災變連仍殆無虛日頃者星變至為驚愕終夜飛流無一

日安定之時豈無憂懼之心乎不特此也入冬節之後雷乃發聲

大抵冬雷大變也臣等在位無所施為之事而有如此災變在職為難

故敢辭傳曰有災變則上下但當恐懼修省而已何關於大臣之逆勿

辭光弼等因與兵曹堂上

判書尹殷輔參判尹任叅議蔡世傑叅知南世雄

啓曰烽燧之事前

日既已下教而其日臣

光弼

適不來矣但於常時每以為國家之設烽

燧非偶然也而今則其本意盡廢庚午年倭賊入熊川而不報 成宗

朝羅嗣宗之變亦不報然則烽燧之設徒為虛文非古意也此事兵曹

與邊方之人同譁然後磨鍊節目似當且與禮曹堂上

判書金安老叅議沈彦慶叅議

尹啓曰祭祀之時不精潔之事亦有傳教臣等近觀太廟文昭殿祭祀

之時熟饌進止人等所著靴子不潔鋪陳皆為汚陋不忍見之今該曹

磨鍊節目為當而差祭官負等亦申明不飲酒等事何如傳曰知道○

夜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三四尺許色白○戊寅傳曰予觀國朝寶鑑

太宗率百官詣文昭殿行禱祭還宮此

太宗畢

太祖之喪也往昔

則有歌謠動樂已令勿舉但為還宮而已十一日附

大廟後即行祭

于文昭殿何如領議政鄭光弼以為太宗行禫祭於文昭殿則文昭

似是魂殿非今文昭例不然纔經禫子行事於太廟而徑詣原廟行祭

萬萬無理在太宗朝恐無是禮初欲兩處行祭從行臣僚稍有一毫

汲汲之念大乖事神之道十一日行事大廟陞祔神主十五日次

行原廟事順禮安況十五日文昭親行之命已下非有大故不可移易

為當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效元之議同傳曰知道○以金璇為江

原道觀察使特旨○夜彗星見於卯地尾長四五尺許色白○慶尚道蔚

山東萊機張彥陽大丘河陽地震○已卯諫院啟曰孝敬殿參奉內官

飯監別監等各受加資至于三度此雖一時特恩然爵賞人主之所當

重惜而內官二人則親受嘉善加二人則親受通政加至為猥濫請改

正內官嘉善朴幹李仁守傳曰資窮者親授加改正而堂下官加資不

關不必改也○夜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三四尺許色白○庚辰論八道

監司兵水使等曰近來陰陽失序乾象愆度天災物恠疊見層出不可

勝紀以言其大者則彗星之變數月未弭今當冬月雷電亦作正如夏

月天之示變隨日而深人心之不測莫甚於此時天人一理顯微無間

致災之由豈無所召深思厥咎良用兢惕凡人之情初遇災變則甚懼

致災之由豈無所召深思厥咎良用兢惕凡人之情初遇災變則甚懼

久則見之尋常上下固當遇災而懼勿視尋常各勤其職百司邑宰尤
可敬慎罔或怠忽近觀守錢穀者偷換無恥知情故犯欺誑朝廷略不
畏忌而且諸司托稱次知徵斂無藝民之受弊曷有其極京城尚然况
於外方乎為守令僉使萬戶者剝民膏血侵漁軍卒善事權貴物論雖
騰尚無廉恥如此等事雖有所犯希蒙恩赦者豈無其人乎賊盜等
事自未蒙宥如有上項罪犯則當勿揀赦前以杜希免之路大抵君子遇
災甚懼恐致大禍小人幸災樂禍欲免其罪其情懸殊遇災之時尤防
奸巧之徒以副予謹災惕慮之意○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張順孫右
議政韓效元左叅贊洪彥弼右叅贊孫澍等啓曰頃因天變既為辭免
又於去夜電光雷聲正如夏月時令乖牾至為驚怖臣等今者來啓
實亦愧于下人然在位未安故敢辭傳曰彗星冬雷連縣示變人事必
有所召上下所當警省何必適其政府然後可以應災乎勿辭光弼等
又啓曰聞戶曹今以國用不足故抄下諸司稍贏如絲布油蜜等物而
使民作米而上之于禮賓寺廣興倉則將二萬石欲以充明年百官祿
廩之缺云臣等恐民間飢饉之時以此尤致窮困也雖有自願者使勿
為之似當且臣等之意以為在 成宗朝凶年則裁減祿俸或減一石或

減二石今之宗親六百餘人雖各減一石乃六百餘石也况朝士食祿者甚衆各減一石則一等所減將千餘石連二三等裁減則國之所贏二千餘石也以此而計下失農各官田稅使守令以租捧之於其官或以給種或以救荒何如減祿之言似乎鄙吝然亦出於不得已耳戶曹以此公事今方磨鍊而尚未啓稟請以此下問于戶曹何如傳曰反正以後凶年則議減朝官祿俸將減而未減者屢矣當今戶曹考減祿前例而啓之諫院啓前事不允○彗星密雲不見○辛巳憲府啓曰監司專制一方所任至重故道內守令如有相避則在下迺之法也而今以年凶之故自上軫念迎送守令之弊不迺守令江陵府使許疏妻與重洪妾同生而迺江原道觀察使崔重洪以守令之故迺道主未便請仍遣重洪且江原道觀察使金璇不合於陞嘉善請改正且今年凶荒故一應使命皆勿遣之已有教矣而獨奉常寺菜田打量敬差官將往焉彼菜田與民田犬牙相錯不得已會田夫打量積土為疆界不無其弊常時打量必待豐年為之者乃計其弊也請勿遣傳曰所啓如此迺監司與否遣史官收議于大臣金璇則陞堂上已久而陞授嘉善今不可改也奉常寺菜田打量敬差官今姑勿遣○頌議政鄭光弼議以常時法例言之

則在下者當避憲府之論果當矣今年則凶險大甚守令迎送之弊甚重自 上命適觀察使斷無他意為是故也今已 命適以授他負新授之人如或當職不必更 命重洪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效元議以弊事觀之 上教允當但觀察使與守令自有輕重故立法乃爾適監司未便之論以是故也從領相議○慧星見於卯地尾長三四尺許色白○壬午傳曰待大臣之道當有所異故今不減正一品之祿而但減宗親文武百官東西班從一品以下從六品以上之祿此意招政府郎官言于大臣且減祿重事也然以年險之故而大臣不得已啓之故依所啓而減之之意使朝廷皆知之○戶曹啓曰二品以上之祿昨已畢給而三品以上之祿今日又給已給之祿不可還收自明年春等而始減何如傳曰依啓○慧星見於卯地尾長三四尺許色白流星出尺星入西方天際色赤○大雷電以風○癸未傳曰今此行幸當留宿數夜入直軍士依行在所例而佩劍各在其所之前須臾不離事令兵曹都摠府檢舉北門外軍士亦當如是○上詣昌德宮齋宿將以行明日告動駕祭也○慧星見於卯地尾長三四尺許色白○是夜初昏鵲鳴于勤政殿上○甲申辰初 上行動駕如儀○上親行晝茶禮又行

夕上食○傳于政院曰儀註內祇送 神輿時但稱執奎釋奎而不稱

服色又無乘轎節次仍用冕服而步出乎告動駕祭用冕服故曰仍用冕服也下 宗廟

時亦以何服乎政院議啟曰禮文則未之知矣臣等之意以為冕服祭

服也祇送時及下 宗廟時用遠遊冠絳紗袍似當且 神輿未出之

前自 上先出幄次可以乘輿也又傳于政院曰下 宗廟時著遠遊

冠絳紗袍果當矣但儀註言以冕服行告動駕祭而不更稱服色故仍

以冕服祇送此予之意也故問之耳今者政院以為當用遠遊冠絳紗

袍云依所啟○上以遠遊冠絳紗袍乘小轎出幄次祇送 神輿因就

幄次使內官見世子則以冕服祇送又使內官問于侍講院則曰儀註

不稱服色莫知所進問于禮曹禮曹以為當用冕服云故以冕服祇送

云 上聞之悔其失禮而嗟嘆再三聲聞于幄次之外又與內官等語

曰侍講院則其已問于禮曹矣仍即傳于政院曰予依政院所啟以遠

遊冠絳紗袍祇送而世子則問于禮曹以冕服祇送此大錯之事也今

者下問之時政院當問禮官以啟而以臆意妄啟故誤以遠遊冠絳紗袍

祇送今下 宗廟時改以冕服乎仍以遠遊冠絳紗袍乎速問于禮

曹以啟史臣曰觀 上嗟嘆再三之事可以見 上心存敬畏動無過

舉之意也自上下問政院之時政院所當詳問于禮曹以啓而反以

臆意啓之使上失禮如此政院終不能辭其責矣○上語內官等曰

當改冕服也誤為之事何可因循○注書李夢亮馳問于禮曹以啓曰

以冕服行告動駕祭仍以冕服祇送而望廟禮亦當以冕服故不更

稱服色今雖誤以遠遊冠絳紗袍祇送而望廟禮則不可不以冕服

行之今當改著冕服焉上改著冕服出自宣仁門直詣宗廟齋室

少歇○政院啓曰今者但問于政院而不使問于禮曹故臣等之意以

為昨日既以遠遊冠絳紗袍行幸今日亦當如此故誤以臆度入啓以

致上禮大錯若小事則可以待罪此則大事也待罪亦不可故至為

惶恐傳曰予雖不分明教之以問于禮曹而其所預知之事則政院答

之可也其所不知者則當問于禮曹以啓而以臆度妄啓果為誤矣且

雖冕服而方心曲領乃祭時所用也故今次下來時不用之矣然此望

廟禮雖不如祭亦所以接神也可以用方心曲領乎否速問于禮官

以啓政院以禮曹意啓曰此亦大祀一例用方心曲領似當傳曰依啓

○上出自齋殿詣廟殿東門之外率百官行望廟禮禮畢還齋殿

○慧星見於卯地尾長三四尺許色白○乙酉上以冕服行祈廟祭

如儀世子為亞獻○三公啓曰愴懷之後勞瘁已甚今十五日又行文
昭殿祭則恐 上體尤為勞瘁請改擇後日為之何如敢稟傳曰祭日
已定豈可以身勞瘁而退之乎○憲府啓曰江原道觀察使金璇本無
物望前為左奉旨時物論亦有未洽况嘉善加資乃朝廷重爵徒以年
以而為之至為未便且儒生講經時為隔帳之法者使試官不知其之
入講也今以榜次為之則殊無隔帳之本意請依前例為之傳曰金璇
為承旨已以故特陞嘉善此予之初意也然觀察使亦可以通政為之
嘉善則改正可也講經者事自淹延不即入試故欲以初試榜次而為
之然全以初試榜次而呼入則果與隔帳之意乖牾所啓至當 上御
勤政殿行飲福禮○百官以權停擢行賀禮○赦 王若曰躋祔禮重
既臨迫之盡誠曠蕩息推宜膏災之肆赦惟小子之叨縉遭多難之不
堪本政之痾方深有終之制奄闕以今嘉靖十一年十月十一日祇奉
皇妃昭懿欽淑貞顯王后神主親祔于 廟精禋昭薦禘儀備陳豈予
一人之有休實汝四方之同慶有類斯滌無物不霑雜犯死罪咸宥除
之在官者各加一資執事者又加一資於戲彛典式崇于 太室虔奉燕
寧申錫共保於群黎詎布洪澤○慧星見於卯地尾長五尺許色白

○兩電雷動○慶尚道仁同縣雷○方祭 太廟也鶴鳴于 廟外

松林祭訖鳴止○丙戌祔廟廳堂上郎官或加資或賜物有差○傳曰

近日公物無面者多不可不徵然連年凶荒民不聊生卒然督徵則是

亦虐之也待豐年還徵事奉承傳于各司○東方電慧星見於卯地尾

長三四尺許色白○慶尚道三嘉縣雷○丁亥慧星見於卯地尾長三

四尺許色白乾方雷自東方至西方白氣布天○戊子聖節使方輪還

自京師○密雲慧星不見午時太白見於未地○己丑 上親祭于文

昭延恩殿○慧星見於卯地尾長三四尺許色白未時東方虹見○庚

寅傳曰明日殿試出入時動樂依例為之矣慕華館則方有天變不可

動樂工妓勿陳事預諭于禮曹○慧星見於卯地尾長二三尺許色白

○辛卯 上衛勤政殿出題文辭殿試也 漢光武不任三公論聖主得賢臣頌 幸慕華館試武

士取沈泓等十三人○臺諫啓曰今日之雨非驟雨也日氣沉陰自去

夜或雨或晴至動駕時大雨復作而禮曹不以取稟使法駕之行朝廷

百官霑濕失儀請推傳曰依啓○密雲慧星不見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壬辰禮曹與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張順孫等議啓曰今者遼東大

人遣指揮等三人而留止義順館時方推刷威化圓直兩島來居之唐

人其待我國誠意無至義當致謝于遼東大人及御史等處令承文院磨鍊咨文而酌量人情物件隨後入送似當留住義州指揮等則雖以邊將之意先施人情贈與又設茶禮饋餉而允其支待之事皆依搜捕新島時例而為之然而事出異常接遇之禮亦當特優不可不以朝命別致謝贈也今將謝贈之物不分晝夜下送令監司及李和宗酌量所贈而適宜處置別遣朝官宴慰似合情禮然而事甚急遽固難及到令其道都事馳進別設宴享以慰之仍語之曰遼東御史大人深燭事理且計彼此利害而特遣官人曲為措置一以禁邊民之散處一以示誠信於下國使兩國邊強獲安我 殿下感悅特深而以此致謝也且官人等來住我州曠日留連勤勞亦甚無以酬報略將若干物以奉行備意厚而物薄只可領意如此則事便而言亦順矣傳曰依啓○政院稟經筵傳曰稍有感寒之證自上更教間勿稟○彗星見於卯地形體至微尾形不見午時太白見於未地○是日文科出榜取八人生負李賢讜居首幼學姜應台與焉應台晉州人也其父患惡疾斷指和藥以進病即愈今上十一年事聞遊聞其父疇亦以孝旌表登第為親老乞縣終于泗川縣○癸巳密雲彗星不見○慶監京外之人皆目之以世孝也稱之不已

尚道榮川郡雷○甲午傳曰工曹雖曰閑官乃六曹也察議有闕京中

若無可當之人則今乃農隙外方守令並擬望可也吏曹以慶州府尹

金季愚備望落點于季愚○以金璠為江原道觀察使金季愚為工曹

參議李壽童為慶州府尹○夜乾方坤方雷電密雲慧星不見○慶尚

道安東府雷○乙未傳曰近有風寒之證因此右脅浮痛今當問藥其

招內醫院官負河宗海洪沉使聽按脉醫女之言以進膏藥○傳曰明

日乃中宮誕日也而問安事預諭于議政府六曹○三公啓曰慶州府

尹金季愚無故適任而南原府使太斗南寧海府使邊成亦相換守令迎送於平常

之時亦有民弊况此凶年民弊尤多請仍任何如傳曰府尹則參議可

當人至小且今非農時守令可適故外任注擬事傳教而吏曹以府

尹擬參議曹工望故落點爾若南原寧海則仍任可也○內醫院提調張

順孫金安老等啓曰上體未寧雖風氣之所致而然其常時禁忌之

事皆當慎之今以醫女按指未安於心醫女之術不能如醫員請使醫

員入審何如傳曰丁卯年有腫證時醫員二人入來者審今亦令醫員

二人入按可也河宗海洪沉入內○張順孫等又啓曰大抵清朝安靜

之時按脉然後乃可知其證候之輕重而明日更使此醫按脉則與

今日脉度加減之事亦可知之矣請於明朝更使按脉何如傳曰依啓

○密雲慧星不見午時太白見於未地○丙申 上體未寧○內醫院提調張順孫金安手啓曰伊叱椒脂出於咸鏡道此雖鄉藥良於治腫用之者每見神效故曾令咸鏡道進上而藏于內醫院矣安若去春得腫而以此塗之即見消判尹李思鈞去夏亦得背腫而用此以愈得腫之人以此頗見效者多若內報之藥則難用雜藥此則但塗於外萬萬無傷故請塗傳曰依啓以進順孫等又啓曰臣等今聞進膳漸減云此非他故五香連翹湯果使飲食不甘之藥也請於一日用一服且醫員朴世舉上送事已有旨矣然而至今不來必驛路留滯也請令其司廳直乘駟一才而率來何如傳曰皆依啓○政院議政府六曹二品以上弘文館問安傳曰予證如一又 教曰凡不急公事俱勿出入○慧星形體熹微見於卯地午時太白見於未地○丁酉 上體未寧政院啓曰 上體未寧來二十五日文武科應榜何以為之傳曰以權停禮為之又啓曰雖以權停禮於闕庭臚唱及陳賀皆未安在 祖宗朝未寧之時則賜牌於承政院而不賜花今亦依右例何如傳曰依啓○夜流星出羽林星下入南方天際尾長四五尺許色赤○慧星熹微見於卯地尾長一二尺許色白○戊戌 上體未寧政院等逐日問安傳曰

證非一朝即差之病也而舉朝日日問安未安於心又似擾亂間日來
問可也仍賜酒○內醫負提調張順孫等啓曰昨以禁忌醫負未得入
內診候不知證勢何如傳曰予之痛處別無加減亦不刺痛但咳嗽最
緊咳嗽之時則搖動故痛處尤痛先治咳嗽則慮此痛處亦歇也今又
咳嗽方重滿身出汗不能起坐姑勿欲引見醫負張順孫等又啓曰今
欲別准咳嗽之藥但恐腫證為重則當先治腫證而後治咳嗽也自
上起動則尤痛故不欲見醫然證候不一則當自緊證而先治使醫負
入內診候則可知輕重而治也臣等聞 昭惠王后未寧時 成宗親
率醫負入內診候云請自 上母為起動而以便服引見醫負何如傳
曰使內官率醫負入內○彗星形體熹微見於卯地尾長一二尺許色
白午時太白見於未地○巳亥 上體未寧○內醫院提調張順孫等
啓曰醫負朴世舉今日入來請與河宗海洪沉一揅入來診候何如傳
曰依啓○巳時太白見於午地彗星形體熹微見於卯地尾長一二尺
許色白○日暈○庚子 上體未寧○侍講院司書蘇逢以世子意啓
曰今月乃延安府夫人_{右熹王}之忌日也而 上體未寧此非如平常
之時請進肉膳傳曰知道○夜流星出紫微東垣入北方天際尾長二

三尺許色白密雲彗星不見○月暈兩珥○辛丑 上體未寧右脇下腫痛處

自今日起○彗星見於卯地形體熹微尾長二三尺許色白○龍山江居

天失火連燒二十八家人多致死○壬寅 上體未寧○內醫院提調

張順孫等啓曰自 上未寧故世子視藥但日氣寒冷恐有傷寒請令

常處於近內溫處而視藥何如傳曰知道醫云自午後有熱證故用干

用龍石散然在前 上體未寧之時則非徒藥餌也一飲一食亦使下

人共知故前史無不書之今則提調張順孫金安老等秘之曰○夜彗星見於卯地形體熹微尾長

異於王后未寧之後不可喧播○夜彗星見於卯地形體熹微尾長

二三尺許色白○癸卯 上體未寧○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二三尺許

色白○甲辰 上體未寧醫云大勢稍歇○大司憲黃士祐大司諫權

輒啓曰常時問安臺諫則不為今 上體未寧已久於臣子之情至為

悶鬱然兩司專數問安則似乎紛擾故只長官問安傳曰予病非他證

但因風寒而右脅之下浮腫刺痛非一二日內即差之病也不須問安

士祐等仍啓曰今聞傳教雖非重證然人君疾病與常人不同允用藥

餌調護玉體不可專付於數三醫負醫女及下人也請自 上斟酌為

之且當初上體未寧已久而朝廷專不知今之證勢加減朝廷亦不

知至為未安故敢啓傳曰以古事觀之則卿等之言似當然古今有異

也若宰相出入則承旨史官隨之勢難於任便然有大勢則不計是事
但予病止此何必如是是指宰相也醫員三人之出入亦豈偶然謹慎之
事乎當初予雖得感寒然連有大禮不可以小故停之而亦不計其至
此也今之證勢加減醫員已知之矣○彗星見於卯地形體熹微尾長
二三尺許色白

十一月乙巳朔

上未寧

內醫洪沉入內上示腫處曰勢必一膿矣
熱氣昨夜二更自腫處遍于身四更乃退

內醫院提調張順孫始入直○午地太白見於未地夜有東方至西
地微震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二三尺許色白○丙午 上體未寧○議
政府六曹參判以上及諸宰樞問安仍啓曰臣等聞在 先王朝若有
疾病則祈禱之事非徒 宗廟社稷至於外方無不遍焉今則證勢似
輕外方山川雖不可祈禱 宗廟社稷祈禱似當且疾病所當謹慎外
間治腫之人亦可抄擇廣問醫藥而又選宮中年老曉事者數三人使
常時侍側何如傳曰予之腫處醫言二十日後可知膿破與否此非疾
病之比安有祈禱痛處非常起坐須人侍女之老少頓無所關然當留
意焉 傳于張順孫等曰政府今啓廣問醫藥之事其言至當予聞 成
宗患腫之時廣詢外方知醫藥者引入卧內有時問候京外治腫者各

別聞見抄錄以啓○內醫院提調張順孫等啓曰今聞醫負之言腫膿
 向破又熱退云臣等不勝喜賀今朝政府所啓以年老人侍衛之言臣
 等同在其處而啓之斷無他意大抵患腫之時不可使幼婦近侍故啓
 其禁忌之意腫證雖永差禁忌之事以當益信也傳曰腫破然後尤忌
 婦人予曾知之當依所啓○以金光軫為司諫院獻納○彗星見於卯
 地色白午時太白見於未地○丁未 上體未寧○彗星見於卯地尾
 長二三尺許色白午時太白見於未地○戊申 上體未寧內醫洪沉

一日至于今日心脾之間有積熱而舌上生瘡故和至寶丹於入參湯而進之云○議政府六曹承政院弘文

館問安○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二三尺許色白午時太白見於未地月

暈兩珥○己酉 上體未寧○內醫朴世舉針破腫處○彗星見於卯

地日暈○庚戌 上疾少歇○議政府六曹承政院弘文館問安傳曰

昨日針破膿汁多出予氣便安○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二三尺許色白

午時太白見於未地日暈○辛亥世子賜酒于藥房提調及醫負以示

喜慰之情○彗星見於卯地午時太白見於未地○壬子議政府六曹

承政院弘文館問安○議政府檢祥宋純以大臣意啓曰慶州府尹李

壽童除授己以病未赴任戶曹判書朴壕得病亦以累日不仕適差何

如傳曰依啓○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二三尺許色白午時太白見於未地○癸丑傳于內醫院提調等曰予證大勢向差提調等姑勿直宿以洪彥弼爲戶曹判書蔡無擇爲司憲府持平○彗星見於卯地○甲寅議政府六曹承政院弘文館問安傳曰予病向差勿爲問安○日暈兩珥○乙卯平安道三和咸從龍崗雷○丙辰通事李和宗來啓曰唐官孫承恩去十月二十九日威化園直兩島居人盡數刷出之後到義州止宿招義州牧使及臣曰兩島居人今已刷還汝等當檢舉而勿令復居于此初一日乃歸初巡按御史楊行中到遼東臣陳其兩島居人刷還之意行中曰疆界居民何必刷還此事首尾余今不知當更思之遼東大人及提兵官曰朝鮮使此通事言此事非一二刷還宜當矣行中曰若然則何必留難乎即遣孫承恩刷兩島居人一百十七家督令移去居人等怨承恩曰受朝鮮賄賂如此嚴寒之時一切驅出至此乎呈許于遼東承恩怒其呈許使下人盡燒毀其家舍而去傳曰知道○彗星見於卯地午時太白見於未地○丁巳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二三尺許色白○戊午禮曹啓曰今考前例則仁粹王大妃及貞顯王后疾瘳之後皆爲陳賀近日上體浹旬未寧今已向差慶關宗社一國

臣民之福莫大於此永寧之後世子率百官例當陳賀矣但外方陳賀
 之事所當預論故啓之傳曰予雖未寧非如先王先后患病之例且
 今年賀禮繁多不宜陳賀○彗星見於卯地尾長二三尺許色白午時
 太白見於未地○己未彗星見於卯地長一二尺許色白日暈○庚申
 傳曰其停冬至賀禮但令各道進箋○辛酉日暈○癸亥以宋欽為南
 原都護府使○午時太白見於未地○丙寅觀象監啓曰今者彗星連
 五日不見前年三月不見之後啓罷測候今亦罷其別測候何如傳曰
 依啓○戊辰賜黃柑于承政院弘文館藝文館侍講院 命除謝恩○
 己巳午時太白見於未地○庚午日暈兩珥○辛未午時太白見於未
 地日有兩珥戴○癸酉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十二月甲戌朔日暈○乙亥京畿楊州居生負張嶸等上疏請以割
 屬麻田禾津里還屬楊州傳曰割屬州郡國之大事其以此疏問于大
 臣○午時太白見於未地○丙子領議政鄭光弼等啓曰自 祖宗朝
 區域已定而旁邑殘弊割屬未便然楊州禾津里則麻田殘弊已甚故
 不得已割屬至其越江往來公私俱受其弊此事臣等亦嘗聞之所當
 還屬請令監司詳悉兩邑之弊麻田稍有蘇復則還屬本州為當傳曰

揚州事依大臣所啓問于監司○午時太白見於未地○丁丑黃海道
觀察使柳潤德以捕捉唐人事狀啓傳曰捕捉唐人等厚給衣糧使不
至於飢寒急速上送事言于該曹○午時太白見於未地○戊寅政
院啓曰今日內觀象監單字則彗星雖形體熹微見於卯地云外觀象
監單字則但有流星而無彗星云外觀象監官負必不用心看望也請
推傳曰推之○夜流星出昴星入西方天際色白彗星見於卯地天市
西垣內形體至微尾長一尺許色白○午時太白見於未地○己卯平
安道觀察使申公濟 威化島撤去唐人結幕還入將以衝火事馳啓
傳曰見此書狀則唐人非盜賊之例遽為衝火則凍傷可慮今該曹詳
議啓之禮曹啓曰威化島唐人非無可居之處而刷後還入者非為過
冬之計必以其土地沃饒而有永居之意也前以唐官刷出而猶欲拒
之久而旋復來居今若衝火而強逐之則恐有生事之弊若不逐之則
來居門庭將為永世之患此事重大請與朝廷共議之傳曰如啓○諫
院啓曰知義禁府事徐社險慝不正遇事反覆者非一如此之人雖非
關重之職猶且不可况詔獄堂上乎請帝禮賓寺副正李迨居官貪虐
處家悖戾既駁適府使為直講亦已過矣汲汲陞叙以至副正至為猥

濫請改正忠清道都事周世鵬身居諫列獻納承權李沈勢指揮袖中出

狀以要同僚其庸鄙無恥甚矣豈可為都事之任請改正右人等有物

議如此而吏曹不有公論任然注擬甚為非矣右司禦許承弼前為長

城縣監時貪汚人皆賤惡遽陞本職官爵猥濫請改正且兵曹以六品

散官注擬五品有違法例亦甚非矣洪原縣監李建陽三度越署經請

適恩津縣監朴文璐人物妄悖且不職字不合治民今日已越署經請

適傳曰徐社周世鵬不無其失物論如此則豈無改過之理乎不允李

治以文臣為副正有何過乎故不允餘皆依允○庚辰 上體向寧○

憲府啓曰知義禁府事徐社人物傾險反覆前有物論鞫囚平反之地任

非其人則關係甚重請適禮賓寺副正李迨前為守令時貪汚無比故

論適三陟府使未久而陞為副正貪風大肆之時殊無懲戒之意請速

改正忠清道都事周世鵬前為獻納時所失有關罷職未以不可為表

率之任請速迺諫院將徐社李迨周世鵬等事如前啓之答兩司曰如

啓○夜流星出大角星入天市西垣色赤○大司憲黃士祐啓曰去夜

射矢于臣之門故驚駭而直來問之則去夜又射本府之大門近來奸

巧之徒射矢府門者數矣然今則並射小臣之門臣於風憲重地久為

長官豈無冤枉之事尤為在職未安請適傳曰今聞射卿之門又射府門此非疾卿又非有小民冤枉之事而然也必是奸細射夫之徒所試也勿辭○執義尚震掌令林百齡宋麟壽持平朴洪鱗蔡無擇啓曰去夜非獨射長官之門又射府門臣等不職取人疾怨在職未安傳曰奸細之徒雖屢射府門豈可以此搖動臺官也勿辭○日暈冠兩珥○壬午議政府禮曹同議啓刷出唐人等威化島越境村聚曾已依接而唯貪沃壤謀還舊島抵死來投若緩其禁則盡復故居根著漸固勢終難禁門庭受害永世無窮須其結幕隨即撤去今雖刷出開春之後勢必來耕令義州牧使判官更迭往審不得起墾雖或耕種縱士馬踏損以示斲不容接之意彼若強耕我亦強止彼此相競萬有交手格鬪之患則必有生事不可不慮亦令義州官申勅兵民務加禁遏勿使接足而已毋得交鬪又舉上國法禁丁寧曉諭或饋酒肴敦慰出遣俾消怨憤為當但既逐唐人我民入耕則有利土而爭之唐官等必不直我前日之言亦令禁耕事下諭何如傳曰知道○夜流星出軫星入南方天際色白○午時太白見於未地○癸未夜流星出天市西垣入氐星色赤又出軒轅星入文昌星色赤○午時太白見於未地○甲申午

時太白見於未地○乙酉憲府啓曰繕工監則止李熹前為開城府都
 事時貪污無比故其後為守令則皆發逆而頃除副正亦有物論請改
 正傳曰李熹前有所失然年以而又被駁自當改過也大抵人物一有所
 失永棄不用則無改過自新之路况非長官故不允○丙戌憲府啓李
 熹事從之○丁亥午時太白見於未地○戊子以金謹思為議政府左
 替成金安老為吏曹判書朴壕為漢城府判尹○吏曹判書金安老
 啓曰臣本庸劣才分淺薄而職任過分常懷未安禮曹重地而又多燕處
 一日亦不得自安欲以情意啓達而惶恐未敢千萬意外又有此命兢
 惶無任非徒庸劣不能堪任百班之中臣豈可為銓衡之任乎銓衡之
 任論人物長短而用之故其任重於臺諫知人之明者乃可為之臣常
 在口舌中一身尚不能自處况可以知人物長短而用之手不可冒處
 故敢辭傳曰卿非徒時任六卿曾經銓衡之任何謂不能堪任乎勿辭
 ○午時太白見於未地○乙丑京畿觀察使柳灌啓曰前者以揚州人
 上疏麻田郡蘇復與否下問故臣巡審便否則麻田壤地褊小人民亦
 稀加以一面有土病民不得接其蘇復不可易致故雖以揚州之地
 割屬而尚不得蘇復矣且其上疏以為限麻田蘇復而割屬云然考之

則非限蘇復而乃永永割屬之地也今若以其地還屬揚州則麻田殘
弊益甚將不可支矣傳曰以監司所啓言于大臣○午時太白見於未
地○庚寅吏曹判書金安老啓曰臣前日以冒處此任為難之意已啓
其大槩矣然因日暮未盡情懷而退昨日更欲陳達而意以為必有物
論當自退去故不果為之今日又以延祥詩試官入來故更以所懷啓
之自古人臣雖大賢之人處嫌疑之地而得毀謗則不可不為自處之
道也臣本庸劣不能取信於人多得毀謗非徒不堪此任心懷未安雖
強顏冒處何能為此任乎反覆計之勢不可為而君父之前不諱所懷
故如此支離更啓臣之一身多有不幸之事自少添竊虛名歷踐清要
濫受非分之職已過涯分福過灾生乃自致也非特此也臣天性庸下
雖欲感激 聖恩不計一身而行及當其事則不能周徧計慮自然致謗
而取禍也臣前日被罪之時甘受而已何有一毫怨天之心乎自分死
於其地而遽得生還 上德罔極臣固當耕於野臣之無藏身田廬通
國皆知之更入朝端已為極矣而千萬意外又受過分之職臣雖無狀
安可貪戀恩寵而便安於一日乎每懷惶恐至為未安今又受此權要之
任非持臣驚懼豈無物議雖為他職猶懷未安况此論人長短之職必

須平日取信於人而物望重者乃可為之也臣常在叢謗之中一身尚
不能善處何以論人物長短勢所不為也自 上豈不洞照臣悶望之
情乎臣非計一身自便而避之也當國家激勵人心培養廉恥之時臣
若冒處此任則何有培養廉恥進退人材之道乎故不得已更啓傳曰
觀卿辭意至切然卿之被謗豈是正論此乃不幸之事也卿已為禮曹
判書亦為大提學今為吏曹判書有何不可况此職非初授也故不可
辭免之意已盡言之勿辭○知中樞府事韓亨允卒性清簡善談諧尤
長於吏治所歷有政績但燕山朝嚴短喪之制亨允居喪食肉以此有
物論位不滿其才人皆惜之○辛卯日暈有一珥○壬辰午時太白見
於未地○憲府啓曰近來欲生事朝廷者必以金安老藉口安老豈可
居銓衡之地而進退人物乎朝廷亦豈可以此人為此任而使進退人
物乎此非以前日被謫之事而啓之也亦非以近日之議而啓之也請
速遞諫院啓曰近日欲傾朝廷陷士林者必以金安老藉口此乃上下
所共知也今以安老為吏曹判書朝廷決不可以安老處銓衡之長安
老亦不可操進退人物之權也請速遞答曰金安老則前日藉口者非
已之事也且已經禮曹判書何不可為吏曹判書乎允○午時太白

見於未地○甲午臺諫啟金安老事不允○乙未領議政鄭光弼等啟

曰日月已以面上體時未永寧雖命勿問安退坐未安故欲知證候

問安傳曰大抵腫證或至四五朔或至六七朔然後差愈云若夏月

可以平復也時方寒返雖不出房外且每服藥功未易差復彌留至此

然別無他證今後更勿問安○臺諫啟金安老事不允○夜金星與木

星同度○丁酉夜流星出參星入軍井里下色赤又出柳星下入張星

色赤○戊戌日暈○臺諫啟金安老事不允○己亥日暈有一珥午時

太白見於未地○臺諫啟金安老事命逝之時宋麟壽為掌令與掌令

麟壽先發云安老不可不駁左右佯應之曰駁辭何以為之麟壽曰若

以此人為吏判然必擾亂朝廷左右不肯曰不必以此為辭啟時不用

其言即日其言傳播取明李任來麟壽家恐嚇曰此意甚荒唐誰之言

耶麟壽曰此乃吾之言也有何荒唐任即起去此言即聞金安老安老

終以此會憤中毒竟至崩謫大慮黃土○庚子日暈兩珥戴○辛丑日

重暈戴○主寅以李思鈞為吏曹判書金安老為禮曹判書曹潤孫為

漢城府判尹○日暈兩珥○癸卯夜流星出天苑星入屏星色赤

二十八年大明嘉靖二年正月甲辰朔以權停例行本朝賀禮○乙巳三公
啟曰今年下三道飢荒近古所無而慶尚道尤甚賑恤之事觀察使所
當為也然以其多事未能專焉請於左右道分遣朝官察其救荒勤慢

使得自用責罰則為守令者必盡心矣且於全羅忠清二道申諭賑恤之意亦將遣官摘奸事有旨為當傳曰依啓○丙午戶曹啓曰在成宗朝連年登稔公私蓄積但乙巳年凶荒而猶以重臣為使分遣賑恤今則戊子年雖小稔而連年凶荒今又大險民之飢困正如乙巳年不可只令戶曹為賑恤請依先王朝例以大臣為賑恤使又差從事官四員賑恤使雖不親往在此議賑恤之方而下送從事官使救飢民則所活必多傳曰年前大臣以差賑恤使為有弊故令戶曹賑恤近者大臣等以慶尚道最凶故請差敬差官二員予意以為京而戶曹外而監司守令勉為賑救監司亦遣都事時時摘奸猶可也茲遣敬差官則民間有弊似不可遣但年凶尤甚朝廷若不遣官賑恤則有乖為民之意故先之大臣豈不知請差賑恤使乎必以有弊故不啓也前例雖或有賑恤使然其從事官出入村巷民滋有弊不如有司之賑救也○憲府啓曰往年飢饉太甚流離失所者相繼國家賑恤之方無所不舉至欲裁遣朝官而歲貢之物一不蠲減殊無實惠失農尤甚之道請量宜蠲減傳曰歲貢之物依臺諫所啓事言于該曹○日暈兩珥○丁未傳于政院曰予得此證今已四朔久廢視事亦停經筵故未接賢士大夫心

甚未安若他餘之病其證差愈則易起行也腫證則勢固久矣此腫已破餘毒未消濃水連出大槩則幾愈瘡口亦未合故不出房外此意內醫院提調及都承旨暨醫員則皆知之外庭何可盡知二三朔內難以視事待從亦所當知○夜良弼坤方有氣如火○戊申議政府全數啓曰今聞瘡口雖未合大槩則幾愈云此則雖一身之病人君乃宗社一國生民之主也得此大病數月見愈宗社朝野莫大之慶所當陳賀使禮曹考前例則前例亦有之王后病愈亦未嘗不賀況此則異於王后且外方百姓不知 上體復寧與否而惶惶憂疑尤當受賀使四方知其大愈矣若以一家比之東宮亦豈不欲陳賀乎雖不就臨亦可為之請使禮曹考其古例傳曰昨教政院之意非他予得此證久廢視事亦停經筵故未接賢士大夫心甚未安故欲使下人知此意而言之耳予證時未盡愈不可受賀況古者先后未寧之證與此證亦殊腫證則勢必彌留雖至旬月之久何敢受賀是故禮曹已請陳賀而不先耳復寧視事則中外自可知其愈矣豈敢陳賀然後知之乎光弼等三啓不先○日暈太白見於未地○已酉議政府六曹及諸宰樞啓曰一國之主豈可自謂一身疾病而不受群臣之賀乎當以宗廟社稷為重以答

臣民喜悅之意傳曰羣情如是陳賀何妨但予證時未盡差徑受賀禮
於事體似異待予證盡差考 先王古例而為之未晚○知中樞府事
洪淑以年滿七十請致仕 命賜几杖淑啟曰臣人物庸劣今為無用
之物賜几杖例行於關係之人請勿行息命傳曰勿辭○辛亥政府以
戶曹救荒事目入啟曰飢民等各官守令或驅匿他境或截匿僻處故
禁斷條以為奸詐尤甚者治罪云驅逐截匿等事情甚痛憎以奸詐尤
甚者治罪似乎未便尤甚二字請改以現著何如且功議勿論之法只
用於一條救荒為大事請於各條皆入何如且堂上官守令外堂下守
令杖八十以下罪請令敬差官直斷何如且各官發民私蓄而賑救飢
民者必以官租例捧給似非其願請以銅鐵鹽稅從自願題給何如且
前日教遣巡察使之時則事目內有軍資倉穀食分給之例今則教
差官故戶曹必不得擅便啟稟矣軍資倉穀食雖緊要救荒亦為重事
請令敬差官斟酌出給樽節賑救何如傳曰皆依啟○壬子命議政
府舍人黃憲司僕寺副正沈連源為賑恤敬差官分遣慶尚左右道○
傳于內醫院提調等曰予之腫證當初鍼破時鍼穴不廣惡血未盡濃
出數處成塊未濃近日連付太一膏琥珀膏救苦膏成塊處亦濃水

連出非他處新濃也予恐內醫等未知如此而疑其日以故言之惡血成塊必不易濃更鍼無益莫如易消之藥故問之順孫等與朴世舉等議啓曰其腫處已為死肌更無成塊之理無乃惡汁不能盡出故皮厚之處纍纍如塊耶請令醫女診候為藥何如傳曰知道○夜南方有氣如火坤方良方自氣布天○癸丑弘文館副提學沈彥光等上劄曰臣等伏聞頃者 殿下以以輟經筵曠接卿士為念下諭政院 聖旨懇惻違豫慎攝之中庶政萬機有軫聖慮憂勤一念發見於言表臣等不勝感激自 聖體愆寧茲歷時月一國臣民所共憂灼孰敢謂 殿下少或怠於為政夫帝王誠意正心之功不以疾病憂虞而有所間斷况淵蛭蠖灌之中常有乾乾夕惕之心不為宦官宮妾所移奪燕居之際如對神明輟講之時若臨卿士則誠正之功恒在擴充之地若撻攬摧網整頓批政持幹運中一事耳昔晉武帝嘗患病屬小瘳侍中華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願陛下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靜和氣蓄養精神願身清簡之字留心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群下之言嶠之此言豈非殿下之所當省察哉 聖體漸平尚未快痊深宮有戲婦寺在側醫官

絕不得進見未知 聖候今政何如億兆延頸顙望永康時召醫官俾
 診 聖候頻御藥餌勿以蹇差而少弛戒慎不勝幸甚傳曰今觀上劄
 所論皆當予雖卧病之際豈敢忽焉常自更加省念予之此證大勢雖
 已差餘毒未盡消身不能動而已然未有新證若於非時引見醫官則
 外廷恐致他證人心驚駭故姑停之而頻問藥餌多般療慎耳○午時
 太白見於未地○夜坤方艮方白氣布天○甲寅諫院全數啓曰常時
 腫證鍼破則日漸向差故往者下人之意以為 上體瘡口雖未合大
 勢則已盡愈矣頃聞傳教鍼穴少故惡汗未盡出 上體亦不能運云
 臣等聞之至為憂慮醫官無他所任但當精其術業治療九人之病亦
 須致察而不謬也若小有謬則有罪矣况治人主之病尤當至精至慎
 無所未盡之奧也今之治療謬誤如此以致數月彌留夫治病無他不
 得已專付醫官而醫官術業之不精如此且進藥之時必須詳審證
 勢以進適當之藥而當初臣等聞之進藥不一而鍼破亦誤云至為憂
 懼曾欲啓之以 上體尚未復寧故未及啓之昨聞傳教至為憂慮而
 啓之醫官為誤請推考大醫內醫提調亦當詳察檢舉而如此為誤請并
 推之答曰醫官與提調非不能詳恐穴大則充痛而瘡口亦未易合也此計

料過重而已不必推考○諫院啓曰允被論見適人負備三望注擬例也李仁孫以龍仁縣令駁適而吏曹再度備望不得受點終以單望擬授典獄署主簿比於仕滿遷轉守令用情判然至為非矣吏曹請推考而李仁孫改正答曰仁孫改正吏曹不須推也史臣曰吏曹判書李思鈞在廢朝謫居昆陽時仁孫之父為其郡倅而有私惠故思鈞與仁孫為通家之友仁孫自少不學嘗為聞慶縣監借鷹鈴於隣官而不知其鷹鈴字書之曰麻方揆其不學可知而思鈞以交親首擬龍仁而受點且被臺駁見適後又以單望擬于典獄署主簿循私則然矣於廢公何○乙卯午時太白見於未地○丙辰日暈兩珥戴○丁巳領議政龔光弼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效元等問安傳曰予證日漸向差勿為問安○醫負河宗海朴世舉等入內診候世舉出曰氣脉和平血氣滋潤瘡穴四面肌肉柔軟如常但關內皮體強硬鍼穴之上又有自破之穴其穴尤大濃水多出云○日微軍有珥○戊午刑曹判書趙元紀啓曰臣今年七十七歲曾已致仕而不蒙允許今則尤加老耗而刑曹非如他司事務浩繁尤不可堪任惶懼請辭傳曰卿年雖七十餘歲氣力尚不衰耗豈不能堪任勿辭再啓不允○己未吏曹參判南世準卒史臣曰安

陰縣監尹孝聘盜用金盞事覺囚于晉州獄世準以敬差官奉命往推
情狀已著州牧使申永洪與孝聘有交分陰與世準同議故令越獄逃
亡世準陽若不知啓黜永洪孝聘得免犯賊之誅永洪私立區區之信
世準欺罔朝廷大失奉使之體使王法不行士論非之○庚申下漢城

府公事栗島有女人結項面上破毀傳于政院曰枉殺人物至為駭愕

三省交坐窮推可疑人可也○以尹殷弼為成均館大司成具壽聃為

司諫院正言○壬戌傳曰世子似有瘡疹之氣速令河宗海診候○憲

府啓李光軌嘉善加濫授不當之意不允○日暈兩珥午時太白見於

未地○癸亥午時太白見於未地○甲子太白見於未地○丙寅憲府

啓曰壬辰年京畿黃海兩道分數災田不得免稅此兩道雖如下三

道之尤甚去年凶歉近古所無京畿黃海沿海之地亦地千里仔鹵之

田一無所收而獨不免稅救死不贍民怨嗷嗷請依他道一切蠲免傳

曰京畿監司昨日來啓故已令議于政丞黃海道事亦當議也○以沈

彥慶為吏曹參判蘇世讓為禮曹參判金希說為司諫院司諫○午時

太白見於未地○丁卯憲府啓曰學校本源之地養育人材所關至重

不可一日闕其長官而同知安潤德老病同知李苞本司初劇大司成

尹啟稱赴京未還學宮教訓之事至為虛疎請皆適差速差他負傳曰

依啟○戊辰政府啟曰學教之事臺諫啟之然矣近無常仕之官故教

訓之事虛疎云大司成所當擇差非特在朝之人在外者已前被駁者

及堂下官與該曹周遍議論須以堪為大司成者差之在承者一時駁駁者如李希輔

鄭士龍也希輔以邪諂廢朝被駁而今為富平府使士龍亦嘗以居喪不謹被駁而今自洪州牧使居家堂下官如李純姜顯傳曰所

啟知道此意其言于政廳○以姜顯為成均館大司成河繼先為司憲

府持平○己巳對馬島主宗盛長遣皮古沙也文來獻方物○議政府

啟曰黃海京畿兩道免稅事與戶曹同議則田災無前例下三道全陳

田雖幸而專不給田災今年兩道比於下三道則稍食田穀若許兩道田

災則下三道亦當為田災矣况時方開倉捧之而田災亦無前例不可

使成例也但民蒙實惠蠲減等事請問于戶曹而為之傳曰知道以此

意言于臺諫○夜東方有氣如火○庚午判義禁府事金謹恩等啟曰

栗島棄屍必是大家悍婦之妬殺而三切隣不可知也欲使奴婢進告

而下問故臣等觀大明律則奴婢僱工謀叛大逆外不得告其主之事

而考諸前例又無此例不可開端前於磨鍊捕告節目時告者公私賤

則五升綿布一百匹給賞事啟下若有屍身遠近族親他家奴子及公

賤人進告則不給縣布而許令從良何如傳曰依啓○辛未下冬至使尹殷弼狀啓及禮曹公事仍傳曰管押使不嚴軍令以致我國人被殺于唐人官貿之物亦致逢賊此赴京使書狀官之能否也團練使捍後將拿推詔獄以示不嚴軍令之罪冬至使書狀官鄭大年等亦令詔獄推之○壬申以南世健為弘文館直提學趙仁奎為典翰梁淵為副應教成倫為校理○夜東西方有氣如火○癸酉右叅贊朴壕卒史臣曰壕成三問外孫也天性真醇不為刻苦之行居官處事雖無出人才智持身謹慎接物以寬位至六卿人亦不異之

二月甲戌朔

上體向寧

○傳曰尚州牧使判官一時罷黜

牧使趙麟判官韓麟

無意救荒發官人于四境掩匿飢民賑恤敬差官黃憲入界卽啓罷之

救荒事緊明日為政差出二三日

內給馬催促赴任○乙亥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效

元等啓曰尚州事臣等見其書狀罪則猶過於罷黜但尚州大邑也地

大物衆二官并逝飢民無所賑救迎送之勞民不堪支常時二官俱秩

滿則不并適於一時者為是也

成宗朝有如此守令或降資雖牧

使或有決杖者不可不斟酌其中特

命裁斷臣等細知其弊不可不

啓傳曰予觀敬差官書狀牧使判官一時并罷反有迎送之弊予意與

卿意合符但事目如彼故允下此守令既並罷黜則為新官者當不出二
三日赴職今日政為此也時方救荒之劇迺守令之弊不貲罪同罰異
亦難救使判官並為降資○三公啓曰尚州牧使判官為貧民益困仍任之
矣然降資而已則諸邑解弛事必虛踈敬差官監司等處事勢如此故
仍任矣後若有如此守令當黜之意下諭傳曰依啓○憲府啓曰慶尚
道饑荒自古所無尚州地廣物衆敬差官目覩守令不能救荒反匿飢
人而啓請罷黜此當痛治以勵其餘而三公啓請只令降資非但與當
初事目相反以迺代小弊苟且仍留一道解弛何所勸懲委遣敬差官
而啓罷守令旋即仍任政令不一失信莫大若如此則後雖有甚者敬
差官何能措手乎况既知不能賑恤又仍任之則是棄一州饑餓之民
請依前罷黜且見新牧使之望無擇差之意救活一州之民豈無其人
請各別擇差傳曰予之初計一州兩負一時並罷已有迎送之弊有乖
救荒之意然事目如彼煩改為難故允之而即為政代差矣今觀三公
來啓之意兩負一時罷黜有乖救荒之意請降資懲罰又諭監司敬差
官有他守令違法者依事目論之故亦允之矣今以臺諫所啓觀之
異於事目之意則似當矣一日之內一守令之事而敬差官請罷三公

請降資已允降資之啓而更令罷之則政令尤為不一矣大臣亦豈不計此而啓之乎不可煩改不允○諫院啓曰尚州牧使判官敬差官啓罷為民弊仍任固當矣然敬差官既以事目罷黜矣未以而仍任是賑救廳事目徒為虛文孰敢畏懼盡心救恤政令不一事體亦異降資罰中之最輕者請以事目中重罰行之傳曰尚州官吏故以事目中重罰用之此必指決杖云也然敬差官既已依事目決杖則已矣士大夫決杖何有自上別論之理降資大臣已啓之此亦懲罰也○傳曰近年東西山惡獸國恤之故不驅逐者今至於四年之久秋來害穀必多民亦受弊為民除害非不得已之事乎閱武亦不可久停京畿軍有弊不可徵聚也以京中下番軍士及禁軍命將驅逐則二月正其時也暮春則未可為也大臣及兵曹議啓下意必以予未寧之故而疑之然予證幾愈不似初未寧之時命將驅逐不妨故議之○憲府專數啓曰典醫監參奉慶雲功臣錄券付火相考所志該司退狀受來故司中亦許退狀大抵該司退狀受來而大無妨害則是非得失竟有分辨之處故司則例許退狀此退狀政院以為不當退狀不受而拒之法司被人之議不可苟且行之司中不能致察以啓政院阻當之路臣等不可在職請逆

傳曰政院退慶勇上言其意未可知也大抵凡人先受該司退狀呈上
言啓下該司受理不受理皆該司所當分揀此乃前例也政院何以先
知上言之是非而擅退乎甚不當也况法司已許退狀尤不可如是政
院阻當之弊自此開端此政院之失非卿等之失勿避○問于政院曰
此上言何知其是非而先分揀於政院而退之乎所為之事未知故問
之左承旨許洽等答曰慶勇上言臣乃右副承旨韓胤昌等皆見之矣
但其日都承旨不來凡出入公事必經都承旨然後可否之其明日都
承旨丁玉亨來見其上言不啓還退而臣等其日適有故不參於可否
之中故未能詳知聞其大槩於其日所在之承旨則慶勇者慶由謹之
曾孫蔭只及孫而以承重言之勇孽屬也於法不當故改書呈事言之
云○憲府啓前事不允○諫院啓前事不允○傳于政院曰大抵凡人
上言無端不啓則政院固有阻當之弊也誤書之處令改書來則非所
失也○丙子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張順孫議惡獸驅逐上教為當
但畿甸饑荒之時此事何如右議政韓效元議近來久廢驅逐惡獸橫
行以京內下番軍士及禁軍驅逐則弊亦不至於大上教至當傳曰大
臣議知道當待兵曹議啓發落○兵曹啓曰近年久不驅逐不無惡獸

傷害之弊今方農隙兼行閱武不妨但畿甸凶荒敢為驅逐於事何

如傳曰知道從頌左拜議○憲府啓曰敦寧府副正朴城前有不謹之議

僉正足矣汲汲從遷不當近來雖正科之人所行不謹則未得陞授

三品所以勵他人也宜速改正答曰朴城之職非他職之比敦寧府副正

豈緊任乎任既不緊位亦非長官不須適也政院罷職則過重推考可

也尚州事既降資不可煩令○日暈冠○丁丑刑曹判書趙元紀啓

曰臣前既陳乞今又辭退不勝惶恐臣年今七十七誤錯事多遺失非

一不當罪而罪之者夫豈少哉失誤私事則害獨在身失誤國事則國

必受害不覺煩瀆更啓請迺臣職不允○憲府啓前事不允○戊寅憲

府啓前事不允○日暈兩珥○乙卯傳曰卒知中樞府事朴壕別致聘

前例考啓○藥房提調張順孫等啓曰難以言語盡啓欲細考證候謹

書以啓其啓曰人身血氣乃在皮膚之內如樹木津液由皮裡升降也血

氣有限雖平時常以滋養為先凡瘡腫之後乎若腫之初發惡

血凝滯時則蛭針最良若已潰之後則蛭針不可用九蛭之吮血乃在膚

淺如深處膿血非蛭針所能吮今雖蛭針前後與結處尚未平低此不能

吮深之明驗也皮膚新養之血吮之不己恐甚不可血氣盛則瘡可易

合杉木脂雖不著醫經經驗者多極有神効初發時則易消已潰後則

易愈凡東瘡瘡瘡濃破之處皆云差大抽藥餌貼脂須以盡差為度若

乍傳乍輟不待藥力之行而覆以為無效此醫家之大禁也十宣散亦

須以差為度不可以為向差而旋止也當一服五六錢雖各為服藥若

不過一二錢則亦豈能有効乎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古聖所訓謹疾忌醫病加於小愈亦古人深戒伏願聖察 小荅曰觀所書之辭至當近日連服藥餌

尚求平低惡血間與濃汁和出試以蛭針治之高凝處似消而平然
濃汁多出方養新血蛭針過度則反有害於新血故已停蛭針而貼太一
膏也瘡之四面餘毒聚而不平然比初幾消而濃汁尚不止杉木脂可
入十宣散亦可服也自以每一服和酒而服之而已○政院啟曰有民
二人欲進告故書其言封進若不秘密則被告之人必將退匿請密諭
義禁府捕捉何如傳曰此人等令義禁府急速捉囚承旨又啟曰捧傳
旨後捕繫則必有漏通逃散之弊捕繫後捧傳旨告者并令囚禁何如
○告者私奴五十斤清路隊劉千年等言內龍山居自隸李山松教諭
我等各裝載木綿于一船向忠清道洪州興易申貿易沙器接置其處
而來山松又言濟州行商頗有利云與我等及江華居金車載龍山居
文里同墨石南大門外居名不知姓朴者一人南小門洞近處居名不
知姓劉者一人并八人為格軍共乘龍山居宋豆乙牙船隻又往洪州前
所接置沙器之地載其沙器與雜物山松詐稱葭向濟州在大洋中幾
十四五日始泊連陸無人小島之濱山松即先往人居處帶一人來相與語
頗解本國言語及漢語山松亦解漢語焉時夕水方至引船艤海岸乃

連陸之地山松貿易之物雖不能細知大槩以沙器雜物賀唐黍米粟米赤豆皮粟白粳種等物即有老爹捕我等去至一官府有一官負坐問曰汝輩何處來人乎於是改五十斤名為朴同改千年名為鄭回其餘他驛皆直招李山松指揮也即饋飯後命二人守我等船隻山松作計每人布一匹沙器二十竹贈給乘潮水逃來詮聞此事國法所大禁故我等自告○庚辰冬至使尹殷弼回自京師獻新刊縉紳一覽上疏一冊聞見事件二帙遼東掌印大人郭繼宗求請呈文其所請竹紗帽二頂滿花席十張弓張子○憲府啓前事不見○日暈○辛巳憲府專數啓一慶勇所志臣等只見其功臣勳付火欲更受立案之意而以為呈上言下該司則自當分辨餘不詳察依例印退聞政院謂不當印退而退拒不納臣等不能致察不當印退而退不可在職矣而政院則非該司之比先分是非出納惟意則該司不須有而政院阻當之弊大矣臣等當初引咎辭避恐其煩瀆未敢固辭既已就職則政院阻當之弊不可不糾正也累日論啓昨日傳教以為在出納惟允之地見不當之事而不啓還退其情不至於深重也臣等見不當之事而印退使之上言臣等之罪也且學旨緘辭亦以臣等為違法印退臣等以法官既為違法印退不可反論他人

之非明矣况物論亦多不可一日在職請速適答曰昨予所答之辭其
意不在是也慶雲上言之當否予自初不見其辭何能知其辭之可不
可乎予所言非指彼上言也泛論政院所為之是非曰在出納惟允之
地若見其事不當而不啓則雖不啓情不至深重云若事在當啓而有
情阻當壅蔽則雖論以重罪不足惜也予所言泛論其意也非指憲府
印退上言之當否也予嘗以為政院居中有阻當壅蔽之患也况有
迹現著於事則又何惜也予所言不在於上言印退之當否也承旨等
緘辭予則時未之見也然承旨等被推於法司而反指法司為違法印
退其可乎哉此甚不合於答辭也常觀凡人之上言皆取實乎雖有
不合之事該司當自是非矣而政院欲先論是非此非小弊也予既
以此弊矣何指彼上言印退而言哉予所言泛論政院之失也勿辭三
辭皆不見○壬午憲府來辭四啓不見弘文館副提學沈彥先等啓
曰今聞憲府以政院不受慶雲上言累日論啓大抵原從功臣之蔭只
及子孫不及曾孫慶雲上言欲承曾祖之蔭有乖於法也不察是非泛
然印退是法司之失也失在於已則唯當引避而已何暇論人之失乎
若其政院阻當之弊則自有公論不必自為論啓憲府於是乎失體矣

但政院非徒不受慶等上言憲府印退公事公然大唱折辱益開後弊
況且近來政院之失亦有大於此者不可不推論以防其微且兩司有
失胥相糾覈古也諫院扭於委靡不糾憲府之失臣等不可以不啓故
敢啓傳曰今觀所啓之辭兩司皆不可在職適之可也政院折辱臺官
又有大失不可不推又當推考政院所失二從弘文館所啓而推之○
傳于政院曰觀五十斤進告之辭國家重事罪人拿來每遣郎官然此
雖曰重事比關係 宗社則有間矣郎官乘馬往來有弊不得已遣郎
官之事則已矣捕捉細微者則叢遣羅將可也○傳曰臺諫盡席人物
不足勿論吏曹堂上郎官注擬事亦有前例此意知之○以黃士祐為
刑曹參判蔡紹權為司憲府大司憲南世雄為承政院都承旨朴祐為
右承旨鄭百朋為左副承旨呂潔為同副承旨沈彥光為司諫院大司
諫權輓為弘文館副提學梁淵為執義許磁為司諫成倫金紀為掌令
尚震為副應教許沆為持平李任為獻納林百齡為校理蔡無擇為副
校理蘇逢李瀝為正言○癸未執義梁淵啓曰弘文館論啓承政院臺
諫時指司諫院之失曰前者上體向寧之初大臣啓請受賀政院先
揣必有赦宥之命郎牌招知製教妻顯趙等數人折簡私通于弘文館

曰受賀後必有頒赦之事製赦文之人不可不預為之計以此成言傳
播中外非但都下喧擾至於外方亦甚紛囂大抵赦宥一時特恩非臣
子預為之揣度也政院造作虛語傳播中外此失所關顧不大耶所當
論啓當時臺諫噤無一語此所以委靡也不可不舉此失効之又指臣
曰副應教在此時梁淵為副應教何以為之或曰有嫌難為或曰應教雖在不
可計也左右相顧持難良以只論政院之失不復言諫院之非是難處
臣地故也直斥其非而効之是乃公論臣亦實有失言責之罪臣之同
任諫官皆被論適而臣今又為臺官既被侍從之顯劾豈可覲然就職
乎請速遁如此煩辭以啓極為細瑣不然不能達臣受効之由故皇恐
以聞 曰昨日弘文館啓曰近者政院之失亦有大於此者予未知指
何事言之乃此事也予既向寧故大臣啓請受賀予則止之大臣則強
之上下相論可否而已時無受賀之命下于政院政院安得牌招折簡
於弘文館乎大抵赦不可數赦之數行小人之幸設令受賀不必有赦
也况年前十月已赦則今又不可赦固矣此自上命之事而揣言赦宥
之必有其不可甚矣弘文館論啓甚當且弘文館欲論諫院不効政院
之非而為應教不啓此則館中私議其何以逆之勿辭○奉旨韓胤昌

啓曰昨日弘文館啓曰承政院非但不受慶雲上言近者之失亦有大
 於此者自 上以為當推考政院政院不知所指者何承旨也所失者
 何事也問于弘文館弘文館亦不知為誰也折簡承旨則尹安仁其人
 也此弊之漸必至於大矣其日承旨有不來者不知發牌之為誰其日
 所在承旨當專數奉傳旨推考耶何以為之傳曰發牌承旨今雖不知
 尹安仁既折簡私通若推安仁則發牌者自當現矣○太白晝現○甲
 申傳曰予累月未寧今幾差復藥房提調及醫負等不可不賞左議政
 張順孫孰馬一匹禮曹判書金安老前都承旨丁玉亨常山都正末孫
 加資常山都正獻藥於患腫之醫負河宗海加資准職司知朴世舉洪
初易至濃積故亦在賞列沉加資各賜米太六石金尚坤加資兒馬一匹金守良盧漢明掌務官
 負等各兒馬一匹醫女大長今戒今各米太并十五石官木絲正布各
 十匹湯藥使令等賞賜有差○副提學權輒啓曰臣愚暗少無識理備
 位諫院忝則三年其間誤事非一而計所不及者亦多所以有物論臣
 之失職無大於此侍從臺諫名雖不同任之重難則一耳既適大司諫
 又為副提學此等之任固非他職之比弘文館既以諫院為非而又為
 其館之行首可乎失職諫官又使為之經筵官則臺諫無懲戒之意經

筵官亦不重臣不可不啓故敢啓傳曰前者侍從臺諫之論適若不至
大關不用於其政則必用於次政今弘文館雖駁之不至深重文臣雖多
不可皆為侍從臺諫之官也今人物數少侍從臺諫之間往來彼此者
果若相換然若皆計此臺諫侍從之人從何得之勿辭○藥房提調張
順孫金安老等啓曰 上體今至康寧臣等之喜寧有涯極然差復從
益慎之意臣等曾已啓之矣今者日氣溫和宜慶便殿令宦寺侍衛此
乃臣等所懷敢啓且當初未寧時紫河車之為藥最神驗方文令人服
之而使之不知為何藥其效尤易著云故其時不啓但於東宮則俱方
又白之矣今不可不啓敢啓傳曰啓意知道且予證驗愈故自昨出使
殿內官出入處仍令出醫女等入耳瘡口雖合不可不慎之意前已聞
之何敢忽焉○政院啓曰中國貢馬數令承文院相考則宣德五年以
前以金銀送于聖節或不時送馬一運或五百匹宣德五年以後正
朝三十四匹聖節四十四匹千秋一十四匹景泰七年世子朝見時進馬一百
匹傳曰禮部郎中必新進之人馬之恒定數不知而言之也其人言吾
當論汝國汝亦往白汝 殿下云設令論之此數在焉答之不難○諫院
啓曰持平河繼先雖不與慶勇上言印退之事其後同僚有誤事而不

能論啓實與司諫院無異而獨不遑請述傳曰依啓○禮曹啓曰大臣
前既啓請陳賀 上教以為永差後考前例為之未晚今考前例 大
妃殿未寧而差復則例有陳賀之事大殿則無之然考晉宋間事皇帝
有疾差復則必有賀典啓請陳賀臣子之至情敢稟傳曰大抵見我國
祖宗朝前例而為之可也而 上殿差復則例有賀事大王則無是例
何可為也大臣亦疑有故事故啓之予云永差後考前例為之未晚中
原之事何可盡法雖事有不可者而其臣諂諛勸導指災異反以為祥
者多矣我國既無其禮則不可為也○乙酉三公啓曰 上體累朔不
平今至康寧臣等喜幸之意無有涯極反覆思之臣民之慶古今所無
幅員之間舍生之類莫不喜悅百官陳賀不可不受今以 祖宗朝無
舊例難之若 祖宗朝有是疾而差復則豈無是陳賀乎臣等未之聞
也 上殿則自 上喜悅自有是賀此事則非臣等啓請則臣民喜悅
之意終何以答之且晉武之明君宋朝之賢臣皆有是舉豈無所據而
然哉武帝之崩天下始亂諸儒失意宋室顛隕此非亂亡時事也可法
而不可戒也請受陳賀傳曰但當遵 先王之舊例而已自 祖宗朝
上殿未寧而平復則要使 上殿知其喜悅之意故有陳賀之舉至於

今日之事則在予一已而已雖不受賀一國臣民孰敢不悅不必受賀也三公再啓曰受賀事非但臣民東宮之情為如何哉使一國皆知東宮喜幸之情甚當上體至重不可謂一已事而忽之也大小恩數自上為之至於陳賀固不可闕也且罪之輕者雖赦之不妨也傳曰受賀祖宗朝所無是以難之羣情皆願為之則為之亦可也况東宮亦請之甚懇受之可也○禮曹啓曰賀禮當製箋文後為之故今日未及為之明日為之何如受賀後赦宥有無自上斟酌為之矣無格例未得相考傳曰賀禮明日為之前例受賀後赦之有無考承政院日記則可知反正後上殿未寧平復後賀禮時疑其有赦也其考日記且當日內為政○傳于政院曰予累月未定今至平復故出醫女藥房又許大臣陳賀之請矣然瘡口未合餘毒未殄恐以未能視事也下人必以為陳賀諸事已行上體已承差矣今明將視事也予以不可視事之意不可不知○諫院啓曰聞常山都正末孫亦居賞列有何功勞而濫蒙重賞乎如內醫院提調醫負賞加雖似重猶之可也未孫曲覲恩賞巧獻藥餌當初進獻之時外人皆以為獻藥而希恩莫不笑且鄙之况此人性本邪黠且非理好訟人皆唾罵豈可以二品重加濫及於此人乎請

亟收成命婚姻人道之大者一與之定約納采終不可改也近者士大夫之間或以權勢乞哀納采或以親朋相約納采及其婚家之主或身死或落職失勢輒相背約還退其采甚者處女未嫁而已服舅姑之喪以終三年而其父母死則婚家以為無勢亦輒退采風俗之薄有同夷狄矣近來紀綱解弛不矯此習若不糾正後無所懲請令法司推劾痛繩以法以正人道傳曰常山都正加資固非妄授予計之熟矣腫之初作常山都正獻無名之藥曰此藥最合於腫經驗已多願用之手猶疑之問諸藥房皆曰方文果有之藥房計不及此當用無疑於是用之瘡甚易膿藥房若待自膿而破則恐過膿內破故鍼破付藥之功實多也當次之賞固知有矣既獻經驗之藥前既為常山君則今還為二品無有不可此意恐臺諫不知故言之也婚姻非但人道之大風俗所係依啓推之○政院啓曰陳賀後赦之有無考日記則丁丑年七月 大妃未寧而平復只行陳賀而已無他恩數癸未年二月 大妃平復陳賀後赦百官加傳曰若百官加則不可無赦但依丁丑年例為之可也○傳曰朴世舉洪沆雖為軍職常兼內醫院出入可也○以林鵬為司憲府持平宋麟壽為弘文館救理○丙戌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效元

領議政等啓曰此慶事甚大數赦雖古人所非赦之大小自
光弼病 酌則飢困之人亦不無蘇復者赦不可不行傳曰古語云赦之數行乃

小人幸以是難之今大臣更請之百官加及赦並行之可也○傳于

政院曰時推流以下並宥之○申時世子率百官陳賀權傳命授百

官加頒赦其赦文曰予以寡昧叨續鴻緒夙夜兢惕惟不克付畀為懼

惟乃獲戾于天天不降祐比丁潤凶宅憂有期顧何有紆終天之痛追

慕架切恐無以格奉先之誠纒躋附之畢儀遂殫虐之遘疾正四方德

不類豈曰愚妄之招念一人終是圖幸獲勿藥之喜非以台眇躬之為

慶實亦我先王之有依茲臣庶之同歡盍災眚之肆赦雜犯時推流以

下咸宥除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貧窮者代加於戲翌日乃瘳既荷三王之

新命有生咸育覃布萬姓之深恩故茲教示想宜知悉○丁亥傳曰世

子自明日於東宮資善堂欲開書筵此意言于侍講院○禮曹啓曰良

姪揀擇禁婚處女外以海安君夫人揀擇事傳教故海安君夫人可當

處女單子捧入時見之則良娣揀擇遺漏者尚多夫良娣所係甚重而

揀擇不可不廣姑以外方上來處女及遺漏處女來二十八日同時入見先

揀擇良娣然後擇海安夫人何如傳曰禮曹議至當○諫院啓末孫事

五十一

又啓曰六寺七監正一司長官撻治一司之事所任非輕內瞻寺正吳世昌年過八十老耄不能治事且不能仕進請速適差傳曰常山都正當死生病重能進可驗之藥其功不可謂不重也予知賞加重也亦知有次賞也重功當以重賞報之不可改正吳世昌年則予不知幾何也嘗觀六寺七監之正少則言其少老則言其老驟降老耄之駁適迭見交裁於其間若此則六寺七監之正無人可充吳世昌其年雖多若不至於廢事不須適也人物數少若年幸而病不能行則已不然白髮判事古亦有之勿逆可也○侍講院啓曰世子貳師時未行相見禮會講何以為之敢稟傳曰相見禮後會講可也○戊子三公啓曰陳賀日賀禮箋文世子名諱誤書入之自東宮始見其誤世子見而下之日皓字與吾名字通用耶弼善等謝罪答曰上加一畫適加橫畫下箋改書失體莫甚而承文院改之無難字相似而誤書勿謝罪官負等又不告其故於本院提調久而後聞請推問治罪奉禮盧克昌行止禮免多失其度至於世子願見弼善尹豐亨不指揮新官盧克昌以致失禮請皆推問傳曰依啓推之○憲府啓曰常山都正末孫用心本邪黠日以窺得爵賞為事今者進藥初非自己經驗乃傳聞於人以為自己試驗欺國啓達其心專在於徼賞實非為上而進藥也用心如

此而濫加爵賞是輕爵賞而逞奸術也請速收成命今此賞職無非過當而不為論者為宗社大慶而然也此人既無功勞又有奸獮之術不可不達敢啓諫院啓前事不允○傳曰神武門外昭格署近地有惡獸迹云此物居無定止往來不常况若虎豹者則甚輕剽神武門外常無人迹跳踉超城豈其所難宮城內牆之間晝則閉之夜則開之巡更者往采於此潛伏草間不無害人之弊其令兼司僕率軍人巡城外察其入內之迹巡城內見其入牆之迹可也○已丑三公啓曰京三江居人乘船出入往來諸牧場賊害馬匹用其皮肉馬籍漸縮况今囚人李山松事至於冒犯上國其罪益深矣自今以往作路引行狀以付行者各道地名聽其所往而書之又令所泊之地考其文辨其真偽如有不當往而往者輒拘禁治罪則之東之西庶無自任之弊令工曹戶曹節目磨鍊詳悉禁斷何如傳曰依啓○兵曹啓曰神武門外尋蹤惡獸則木葉多積雖有獸迹似難追尋然樹木上鬱下疏如有物在其中洞然可見惡獸之不在此可知矣但苑囿司從事官言去夜自仁王洞口而向白岳山越去云當發軍捕捉但迹不分明且向外去未能的知時未得捕捉傳曰惡獸有出城之迹不可卒然起軍累度探索竟無所捕檻穿跡

淺之謀反有獲獸之功今亦速令苑囿司從事官分設檻穽而捉之○
 漢城府啓曰龍山江巫女家後嶺路邊五六歲小兒斷兩足棄之其兒
 時不死云若負我去則斷吾足之家可指矣今若推問其兒然後發捕
 辭連之人則必自知其所為而逃避矣急發軍與兒一時往所指之家
 搜捕何如傳曰聞其事可驚其兒不能救療則必至於死謹慎救護勿
 令致死速召捕盜部將搜捕○庚寅漢城府啓曰招辭所見可疑入捉
 來以招辭入啓龍山江巫女家後嶺路邊伊上金貴成家前有五六歲
伊問被割之由則曰以刀割之死去金貴成進告於部部牒報漢
城府漢城府啓達推問私婢漢德供正月衣往來于殿上與家道見小
兒委置腰下凍傷腫腫以無子息之故抱來于家砧家經宿殿主以陋
兒持來呵叱故翌日還置路中其後聞見切隣出關人家率去其家又
棄金別坐婢連半率去云割足之由非所聞知有私婢名仲德者來見
兄曰此兒玉加伊也前年九月二十九日不意失亡本月十七日聞擔
去割足兒云吾夫妻追走視之果玉加伊也仍問割足之由則聲坐飲
粥女人斷吾足乃指漢德其同家婢奉非入沙里等四五人供皆見漢
德收養女兒云傳曰此兒兩足割絕雖不死其傷害之心則殺之也可於刑
斷足根因云傳曰此兒兩足割絕雖不死其傷害之心則殺之也可於刑
 曹推之但刑曹事多恐未易推其今義禁府推之今之捉來者囚於禁
 府此兒自謂生母者許送可也○政院啓曰斷足兒女既許生母事傳教
 漢德收而養之仲德自謂生母而兩家相距不至甚遠而猶不知其兒
 之所在今何知仲德之必生母乎并囚仲德何如傳曰兒女欲寄生母

者兒雖斷足善救則生不能則死故發付所生之母以誠心救護也然
其母與否時難的知其囚也官矣但令保守兒家甲士金盡心救護母
令致死○辛卯傳于政院曰被傷女兒泛言母斃吾足而漢德之言則
曰棄置路邊收而養之未以還棄云言辭各異未可信也既以漢德仲
德俱到兒在之處問養汝何人生汝何人乎則足以知罪之所在矣然
漢德已無推調之理也女兒不可進來于獄庭故以漢德仲德往兒在
處詳悉問之○刑曹啓曰東萊熊川上栗丹木二百餘斤無面押來人
及庫子等可疑者戶曹啓請推鞫於曹刑問各一次庫子之言曰入臺
庫之物惟我所守萬無自賊而自病其身也押來者之言則倭人用詭
遠經溟海濕重燥輕之所致非敢虛踈云以無形之事限輸情刑推似
難且初入庫之日此數已缺則非庫子用術亦明矣何以爲之取稟傳
曰所啓之事知道以濟用監官負及臺監與庫子之言憑閱後推之可
也而既已爲之今不可更也但倭人非今日持來而明日納之也則何
有外乾內濕前後輕重之不同哉求其勢則必押來者之爲矣懲之何
疑○刑曹判書趙元紀啓曰臣精神耗喪言語聲音尤不如昔此皆年
深之所致也豈合於劇務乎請通臣職傳曰卿前既累請遞職而不許

者今方人物數小故也他堂上存焉勿辭三辭不允○義禁府啓曰初
以爲被傷之女迷劣言語錯亂不足信也而令覘之其言有序不失先
後致女兒于府細問未盡處何如傳曰問女兒以何人割汝足乎則指
漢德曰此人割足女兒有何夾私而云耶此必漢德割之也且云割足
時頭戴毛冠者亦在傍此人亦可速推致致兒女細問者恐有未盡之
事也今事狀已明不須更問今若移兒來則不無中風死傷之弊姑置
保守人家謹慎守護使衣食無缺毋令致死萬有不幸而死則汝當知
之之意並言之○臺諫啓末孫事諫院獨啓吳世昌洪輔卿等事又啓
曰都摠府都事崔濬明扼變其妾踈薄正妻黜不同居風俗所關請能
職傳曰崔濬明事所啓當矣然前若有如此朝官使法司推詰然後治
罪宜令法司窮詰後治其罪可也餘并不允○義禁府啓曰女兒割足時
證見着毛冠者捕致使兒見之曰此果割足時見者耶則曰非也然其
家無他着毛冠者故因之傳曰觀此公事被傷女兒其母仲德則曰前
年九月遺失云漢德則曰月初十日間得之因其主之責棄之於翌日
其間幾五朔也此兒從何處在乎可問於兒也班婢入沙里招辭亦曰
正月初見之奉非招辭亦曰正月初見之此則同辭也欣非招辭亦

曰正月時見之賈德招辭則曰正月二十七日得之漢德招辭正月
十一日間棄之則隔遠至於二十七日必有死亡之患矣言辭皆異必
有奸偽不可不詳問郎官徃女兒在處漢德班婢等女人皆率去著毛
冠視之則必指某女人也不著毛冠則與傷足時所見異故兒難識別
漢德同居班婢及切族女人皆令著毛冠見之使之指示可也○以姜
顯為吏曹參議金鐸為兵曹參知吳准為成均館大司成金希說為弘
文館應教具壽聃為副修撰○壬辰憲府啓前事吳世昌崔濬明事依
啓餘不允○癸巳藥房提調張順孫等啓曰瘡口未合處近日何如問
安傳曰瘡口未合處大熱永差餘毒未殄發暈處畢濃而出故惡汁少
少常出以此不合耳血腫則疑其新濃也此餘毒未殄之所致也然大
勢則永愈矣近日別無可用之藥故不問於藥房矣惡汁若盡出則意
當不數日合也○傳曰漢德云收養兒未久而還棄之其女亦云棄於
青坡今當問兒曰當棄之時割汝足而棄之乎此意已問於兒與否其
問禁府郎官貴德其後得此兒云若已割足則將安用此兒而必收去
乎此意細問之且致貴德於兒所曰此人無乃割汝足乎此人果收汝
去者乎問之○議政府六曹判書漢城府判尹等鷹子各一連賜給○

傳曰見戶曹公事利城君田畚受出之事似未當大抵陳荒及泥生賜牌田猶可以受出也此則官屯田無端欲受予初見上言亦以為未穩也今戶曹以折受為當令觀察使覈實啓聞亦不當云何以為此等公事問于戶曹○知義禁府事柳溥同知義禁府事沈彥慶啓曰以漢德入示兒曰何人斲汝足乎曰漢德也令漢德與仲德同坐更問何人斲爾足乎則指漢德也問何物以斲之乎則曰刀子也問何處則曰房內也問何時則曰晝也兩手繫結以綿塞口云分明漢德之所為故方推漢德為公事啓下矣然漢德招辭去正月初十日間道見棄兒收來于主家厥主讓之因即棄之隣居出闕人水銀率去其後孫今率去云水銀招辭去正月間婢英臺負一兒女而來兩足凍傷形體陋汚即令英臺棄之孫今招辭去正月女兒有兩足凍傷淳黑而啼率來于主家主乃叱責故即棄其後巫女貴德率去云巫女貴德招辭正月二十七日有兒兩足凍傷因率而來家今月初五日一足凍落初八日又一足凍落者叱令乙非等見之者叱令招辭巫女貴德果收兒救活兩足完固至於凍傷脫落時未見也乙非招辭正月二十六七日間見貴德兩足凍傷之兒救活至於脫落時未見也貴德初云兒足脫落時者叱令

乙非等見之而者叱今乙非則曰未見是則違端也貴德當推而漢德似脫矣其兒分明云漢德割之此不可棄也今日以貴德示兒曰汝知此人乎則點頭又問割足者此人乎則不答又問此人救活汝乎點頭又此人收汝去時汝足已斷乎則曰未也以此觀之漢德之不割亦明矣又以孫今者叱今水銀乙非之言觀之漢德似脫矣但女兒分明言漢德割之漢德固當推矣而以四五歲迷劣兒言刑推何如律亦云八十以後十歲以前不可取實云貴德兒足未割時率去明白則漢德之不割自此可辨然何者當先推詰乎司堂上二人避嫌而入臣等二人恐未適中參酌况事干若緊則已矣所問似不緊如此疑獄臣等無長官獨斷甚難令出仕何如傳曰所啓之意知道果以貴德之事見之貴德先刑推似可矣貴德以兒無用使敦篤棄之以此觀之足之不斷時率去明矣則先刑推可也以漢德公事見之八十歲以後十歲以前無足取實之說可矣然以他人示兒曰此人割汝足乎則皆曰非也示於漢德則曰斷吾足者此人也兒於貴德漢德有何愛憎而然哉只能見其面而記其人但以孫今招辭見之未割時收去敦篤以貴德之言始而養之終而棄之當刑推貴德敦篤可也然示人者多而兒之所指

獨在漢德意漢德既棄之後欲謀害他人往復割之也且足之刀割自脫分明可辨細見之可也初言龍山巫女家嶺後言阿要古介巫女村棄兒處各異兩地相距異耶近耶問之金謹思金安老等避嫌緊則避之不緊則勿避之意已說之矣孫今者叱令果無緊問之事一堂上終鞫可也近年京城近地殘害之事甚多此豈小變速推可也○憲府啓曰常山都正末孫以不試之藥進之於至尊之位此不足賞固矣爵賞至為濫觴請速改正執義梁淵前日避嫌後出仕而又以更有物議為辭呈病不仕觀其意欲終不出執義不可以曠請適開城府物衆地大詞訟浩繁固當擇差都事崔淋非但無幹能人器不稱前為守今貪汚無狀今又罷職而遽為准品之職官爵尤為猥濫請速遞差○諫院啓末孫等事又啓訓鍊院僉正崔守川人物狂悖請遞申石澗為吏曹正郎雖不下批成命已下石澗為曹郎官矣其於有相避族親決不可注擬申澗乃石澗同姓三寸叔也而吏曹以澗至於再擬用情顯然請推吏曹開城府人衆務殷非郡縣之比須擇其人都事崔淋前為安東判官時多有謾事豈可為此任請遞赦者一時曠蕩之恩如雷雨之作非人所預測如或先知其有赦則奸細之民豈無故犯之弊乎前奉旨尹

安仁在近密之地揣度 上志以為有賀則必有赦擅自發牌招致知

製教二人又私通折簡于弘文館令預製赦文假令國家實有赦事在

近密之地尤不可徑先漏洩况虛事乎且觀其緘辭諉諸箋文不以實

答雖已在蒙宥之列罪應蒙宥與否行畢推後慶之傳曰常山都正進

藥而論賞則有後弊之言當矣但不可不論其賞給熟馬一匹可也崔

淋亦可適也至於洪輔卿以為刑官勿適也吏曹官吏推考事其日申

石澗為正郎時未行公申澗之為石澗三寸叔未及計之也未能詳察

云則可也用情云則不可崔守川立朝已久可為愈正尹安仁梁淵事

依啓吏曹行公推考○甲午傳于政院曰割足殘酷之事世所罕有恤

政所先莫急於此其令該曹磨鍊題給所食之物且此兒事未閱實故

使保守金貴成家今則仲德明為其母矣其兒宜歸于母且足之凍傷

刀割細辨則可見令事知醫官及漢城府郎官更審檢事言于禁府○

憲府啓曰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李璋以新進之人所行至為凶悖决不

可一日在朝列請疎不齒仕版璋之為人其心術所向非徒大非於儒

是以人皆曰李璋之體璋嘗於己卯年間路見一傳曰以李璋為凶悖
然未知凶悖之由不可遽使不齒仕版凡人之罪必知所行然後書於

儒生拱手徐步而去推而納諸川中其所行類此

傳旨例也○諫院啓前事又見○義禁府啓曰內官金承祖依傳旨推
考時不承服例加刑推但被告於吳今孫而今孫之言與承祖大異事
干可問者甚多而府常以承傳為問不敢問事干矣今其依承傳刑推
耶推詰事干耶取稟傳曰內官金承祖公事初令刑曹推之啓請刑問
自上計之詞訟公事則當以刑曹推之自言所訟家舍承傳色處請囑
故得以成事承傳色云者李承家之謂也得罪竄去今也則無得愚
民賄賂巧飾淳言上言成事彼承傳色者安能自為之哉必指上而未
敢言之之言也故令禁府推之先推事干可也○政院以義禁府意啓
曰府都事李昌茂等率醫員女兒割足處看審凍傷脫落則兩足內外踝
骨及骨白完全肉壞筋存此斷處異於是踝上脛骨割斷處日久肌生
皮縮以刃割斷明白○以趙仁奎為司憲府執義尚震為弘文館典
翰閔齊仁為成均館司成○乙未憲府啓曰李璋為儒生時出入李荇
家有同子婿衣食皆所仰賴而李荇得罪深戀養私恩常懷凶忿
今者歷舉朝中宰相及大夫之名以音同他字作為長誣外為戲語而朝
之內實鄙詆而搖動之其曰鄭光弼細筆李弘簡折簡云者是以喜折
簡為詆也其曰張順孫是何客耶韓效元是何負耶皆弄玩而外之之

辭也其間指宰相之名者甚多而臣等未及聞見也或云柳灌道觀
崔世節無節金安老吾毛乙奴鄭萬鍾丘從蔡無擇邪惡李任安否何
任許磁莫子又以沈彥光為莽狂權輒為憎汝歷詆大唱略無忌憚是
玩弄朝廷陸轢一時者也頃其士習不淑諂事權奸如奴如隸及其敗也
同懷殃惡如子事及伺間窺隙無所不至以至書之於紙而為榜文叢
之於口而為長歌沈思順受罪之後猶不知戢銜巷之間榜文不絕風
俗凶惡莫此為甚故敢啓之傳曰李璋事昨以凶恃啓之自 上未知某
事今觀所啓其罪大矣依啓可也○丙申大司諫沈彥光啓曰聞權知
承文亮副正字李璋作為長歌歷詆三公宰相臺諫侍從表表之人亦
舉臣名臣本以無狀每罹人之口舌以瀆上聽至為皇恐曩在庚寅年
臣為大司諫時李宗翼上疏詆斥小臣至謂宜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自後臣心常未安今後為本職又被李璋以譏嘲反覆自省必是臣無
狀所致言官被人之譏嘲小得安然在職願適臣職傳曰李璋之長歌
昨日臺諫啓之非但大司諫是譏三公宰相臺諫侍從皆舉其名朝廷
果皆以彼人之言為介懷而盡辭避乎况彼歌之作必以卿之為諫官
則日少非以諫官而遇譏謗也勿辭○弘文館副提學權輒等上劄曰

頃者亮陰纒閣至體愆攝臣等待罪近列夙夜憂懼幸賴上天陰隲
宗社默佑勿藥有喜已就平豫閣內疾疾之中動心忍性悔悟感教者
至矣今其省躬思治亦事之一初也人之志慮易昏於宴安能明於憂
患 殿下臨御垂三十載事之橫拂 聖慮者蓋亦多矣而迫切聖
躬惻痛困苦未有甚於近年者昔成王免武己之喪而有憫予之詩
匡衡以為此所以就文武之業成大化之本此正 殿下之今日也大抵
治國如治病在臟腑者難治在四肢者易醫今日國家之病在臟腑乎
在四肢乎人主之所恃以為治者人心也人心凶狡肆毒稔惡一不得
意怨朝廷如仇讎至犯關射矢投書張榜作歌歷詆卿相見於事者既
如此其潛藏鬼蜮之謀窺覷朝廷之禍又可知矣方今之病不在四肢
而在臟腑未有臟腑受病而能久存者也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
和看不能為已危亡迫至上天先知降災示變以戒 殿下殿下慢忽
而不示之警朝廷因恬而不之恠官中婚禮務尚奢華而士大夫之家僭
擬喻制王子第宅彌街連里而公卿甲第尤侈越分國諸已竭而內有
不時之需賢愚混進而朝多冗雜之官賄賂公行而廉恥喪干請成風
而公道滅四境之內餓莩相望政庇民瘼目至於甚伏願 殿下因惟

新之機加日新之功察國家受病之地念上天仁愛之驚去侈靡冗費之弊恤小民嗷嗷之寃不勝幸甚傳曰今觀上劄正中時病上下更加省念宜無所不至近年災變不殄凶荒連綿上下莫不憂懼此未盡格天之誠故也人心日趨於凶惡古今所未聞之變相繼而發至於識理者張榜作歌慢怨朝廷怨憤已著當今之病正在於臟腑上下既不念我予雖已愈餘毒未殄久未能接賢士大夫心甚不安○夜二更飛星出五車星入天仙星下狀如大梨尾長三四尺許色赤○丁酉鄭光弼啓曰以臣之名繼李弘幹之折簡是以喜折簡譏之也居不小之任受喜簡之戲尤不可行也臣專不折簡則天君泰然矣臣多窮族豈無是事乎請免張順孫啓曰臣處於所任非輕之地受譏侮於人不可在職而况志慮荒耗前忘後失尤不可在職請逋韓效元啓曰臣本不賢必有物望者可以鎮服下人之心矣如臣者奉乏備位下人輕之宜矣須擇合於器者任之自然朝廷尊而人心鎮服傳于三公曰朝廷豈以此人之言為取實乎勿辭○白虹貫日午時日有重暈兩珥冠履目之左右有白氣如珥日東有青赤氣橫立○戊戌領議政鄭光弼議五十斤劉千年臣意宜於啓覆時 上裁今姑拘囚而使知其罪重臨時減死

則亦知其以首告得免也左議政張順孫右議政韓效元議略同○傳于政院曰今觀日變至為駭愕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也白虹貫之此兵象也大抵兵象豈但邊方之謂乎朝廷之事尤不可不念也腹心之憂上下當念之莫或怠弛尤當警省不可恬然也其知予意○已交諫院啓曰李璋非無識之人以文官作為長歌歷詆卿相士類使不自安其罪豈止於削仕版乎請以傳旨內辭緣推之依律定罪傳曰下義禁府推之○辛丑憲府啓曰刑曹吏李文翰等全州府管奴婢換定事中間用術情狀現著府方風問言及於其時堂上及郎官堂上即府大司憲蔡紹權其一也自以於心未安不仕已久憲長不可以曠請速竄柳應龍許淳婚姻背約公事自上棄之此非無識之人而中道背約是倡夷虜之風不可專釋請罷以懲薄俗傳曰大司憲可竄也柳應龍許淳非無緣棄之也柳應龍背婚乃薄俗也欲推而問律官蒙赦與否則律官言曰當在赦列故以為雖令照律文煩而已故棄之不論赦前照律請罷之意則未可知也蒙赦事則當棄之矣匡山守亦以背婚司憲府移文宗簿寺入啓而不可罪同罰異故予亦棄之○傳于政院曰近日閭巷或有失嬰兒者或誘引嬰兒於山間殺害者或隱養作奴婢者相

繼現露頑風莫甚今後有失其父母即告于部潛隱長養而匿不以聞
或作奴婢而萬一後現則當身及管領皆重論節目磨鍊掛榜知論事
其言之○壬寅藥房提調張順孫金安老問安傳曰他氣候如常矣但
近日惡汁則間出而淡水出前者醫女云淡水出然後瘡口當合意淡
水盡則瘡口可合也○判義禁府事金謹思等啓曰小兒割足可疑漢
德刑推何如事下問于府初推玉加伊時自言漢德割吾足并舉其形
狀甚明似可信矣然自言割足之後累經他家而兩足俱存終至貴德
之家救療未能而至於脫落但以醫負看審割足明白之故貴德已杖
累次劉勿金凍傷之足看審則亦若割斷然人固有如此凍落者况玉
加伊小兒之足何難乎凍傷在貴德家時兩足無恙則漢德當放之無
疑矣但以玉加伊之言若此故猶未得放耳以稚小兒言刑推漢德於
事何如設令其足凍落於貴德之家未得救療卒至於凍落何罪之有
今雖可以刑推畢竟決罪何以為辭但據醫言連訊貴德於事何如傳
曰予亦非欲刑推漢德也漢德家出棄後累經三四家而其足墜落矣
則漢德之不予亦予之所知也但劉勿金凍傷脫落之足比對見之
則凍也割也分明可知而今言勿金之足以則難辨云予則以為凍落則

足脛上如斲何哉未可知也王加伊非徒泛言漢德割足以縣塞口之狀分明言之此雖曰兒年過四五歲何言不能何事不知有何所嫌怨而誣爲之是語我以故疑其兒之既往他家漢德追往潛割也醫員皆言割斷故貴德亦推之矣不可與有司獨議當與大臣議之傳于政院曰招議政府郎官此獄事收議而來可也○憲府啓曰李璋濁亂謗訕之罪甚大近日到處皆唱有耳者皆聞不可不據實治罪也觀承服招辭只據傳旨遲晚而已其情節次專不取供甚不當作欺情由及某月日某某家某某人會處歌唱節次詳悉取招而後可謂承服豈可以茫然承服為照律乎請窮推定罪柳應龍許淳事在宥旨前非不知也大抵婚姻既已定約而中道改退在庸常之人尚不忍為况宰相者乎在宰相之列而背約不信至此則在下者又何責乎所以啓之者勿論蒙宥以懲薄俗請罷傳曰李璋事予見推鞠公事不舉某某事為承服欲更令推之而以已承服故不果也啓意甚當依啓推之可也以臺諫啓意義禁府公事改判付後推之可也柳應龍許淳事在赦前不可追罪故不之罪也今觀臺意亦非勿辨上下皆欲推之在宰相之列而所行若此在下者將無所取効故勿論赦前而請罷依啓罷之可也○司諫院

大司諫沈彥光等上劄曰諒陰之終乃聖謨丕顯之初憂虞之餘亦宸
心益勵之機屬喪禮已畢新化攸基臨政勅綏宜益倍於曩時而玉體
違豫縣歷時月豈非三年痛毒有以成無妄之疾而 祖宗默祐天和
自至者耶奮勵兢惕慎終于始以答 祖宗之玄貺今其時也乾象垂
異妖星歲見陰沴侵陽白虹貫日夫人事之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其
見效不可欺也畏天之威益思其所召國網不綱紘領不振奸兇餘孽
陰蓄邪謀擄于通衢矢于官門石于御所以至作里謠詆卿相人心兇
悍遡古罕聞權奸之長流遐裔者非不知常赦之所難原而頃承數赦
或懷僥倖覬覦而百端是輕朝廷而窺事釁也設令陰徑一開 聖志少
撓則 宗社之禍必有所難言者矣可不懼哉比歲荒饑蒼生啼飢湖
嶺二路孱豫不贍派逆載道母子相棄至繫之樹木而去士大夫之家
化離啜泣或填虎穿言之惻然所不忍聞荒政雖舉文具多循多不時
之需而公儲竭侈第舍之制而民力困如是而欲天災之弭民生之蘇
不亦戾乎詞訟曲直非明難辨且不慎簡吏輒舞詐蒼首為與奪之具
權勢為淹滯之梯窮鄉寒必叫訴無路銓衡之難難於辨別賢愚而注
擬之際取捨先後不循公議俗趨貪競官多庸鄙批政未去庶事不康

更化善治在所當急曲木之揉豈待累日噫高宗之嘉靖殷邦寔由亮
陰之思道太甲之克終允德方賴桐宮之居憂伏願 殿下操勵一心
整頓庶政以今日為初服惟永終是圖 宗社幸甚傳曰今觀上劄正
中時弊上下所當省念近來災沴相繼日變非常豈非有所召而然乎
予恐懼戒省之意已言于政院矣有人所不知之奸謀則天必禍福於
冥冥之中庶幾夙夜惕念腹心之病不可頃刻忘也○以柳溥為戶曹
判書洪彥弼為司憲府大司憲祭紹權為同知中樞府事祭無擇為弘
文館副校理○癸卯領議政鄭光弼議以王加伊之言觀之則其割足似
是漢德之所為然自漢德家累經三四家終至貴德之家而兩足猶存
但凍傷而已貴德亦分明言至其家而後兩足脫落且有證見者明非
漢德之割折而只取迷兒之言搆成大獄似未安臣意如此疑獄雖未
究竟固亦無妨左議政張順孫議臣亦曾聞此事臣意義禁府所啓為
當右議政韓效元議以王加伊之言觀之則塞口斷足至為分明固非四
五歲兒所能節言刑推得情甚當但貴德敦篤等各入招辭累次轉
移凍傷亦似分明如此疑獄究竟之際不能得情反有無故殞命之弊
况傷脫落不無其理乎伏惟 上裁傳曰知道○傳于政院曰貴德公

事無據勿推○慶尚道泗川機張等官兩電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七十三

中宗實錄卷之七十三

中庸大注卷之十三

中庸大注卷之十三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七十四

三月甲辰朔諫院啓曰戶曹非如常時之例救荒方急判書須當專掌措置如救焚拯溺不容少緩其任尤重於平時雖以任其職詳知其司之事百倍措置猶恐有未盡之事近來頻數逆代經費出入之數未暇詳知况望其措置荒政乎判書柳溥性本疎迂且泥而不通若如事歇他曹則已矣如此救荒方急之日豈稱其地乎臣等非不知乏人專以救荒為重故敢啓傳曰柳溥依啓逆之○夜巽方有氣如火○乙巳傳于政廳曰戶曹判書柳溥昨日諫官論啓故已命逆之但當初擬望時無可注擬之人故以有病者猶備其望柳溥亦以浮證呈病受由予非不知也然當為判書者惟柳溥為可當而備望之中亦有有病者故以溥為之耳正二品宰相數少僅充六卿不知吏曹今以何人備望耶既以柳溥為不合而逆之則須以優於柳溥者差之也今年凶荒近古所無而不出賑恤使賑恤之責兼付於戶曹戶曹之任尤重於吏兵曹兵曹判書尹殷輔詳明人也欲以此人為戶曹判書何如且柳溥與工曹判書安潤德相換亦何如潤德累經也曹判書固非偶然之人但今已老不知其合否也且二品以上有下不得擅便作成而用也作成之權

在上自上非不知以從二品宰相為正二品而用之也從二品宰相雖多可用之人但以從二品未久之人遽為正二品則恐有物議也卿等其議之思鈞等啓曰戶曹之任今雖似重於常時然但以國儲推移用之別無措置之事其重於吏兵曹之意臣等未之知也安潤德果為可當然其已老又於年前得病之後有善忘善忘之人不可為度支之任但洪淑前者有親病又有身病故適差今則親病與身病皆已差復而曾經此任詳知經費出入之數下人之意俱屬于此人故以洪淑為首望金安老為副望然禮曹判書亦不可輕適但無他注擬人故未得備三望而只以此二人擬之耳然今者自上注意於尹啟輔而下教故備望不敢入啓而敢以此意取稟傳曰戶曹判書當以已書之望入啓也○傳于李思鈞等曰前者知義禁府事柳溥為戶曹判書義禁府戶曹皆務劇之地不可兼治前亦有一人并授此職則例必自為辭免故予意其柳溥辭免而先令逆差耳今更思之則在成宗朝李季男為戶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而行此乃予目覩之事而當其日未及思之耳義禁府堂上數多一員雖或有不仕之時他員可以為之今者金安老為戶曹判書此亦兼知義禁府事者也雖不適之無奈可乎思鈞等啓曰古

者漢城府官負亦兼義禁府事而惟刑曹兵曹官負不得兼之近來自以兩地務劇辭免故適差而遂成例事今此上教至當戶曹判書則以洪淑金安老為備望矣安老既為戶曹判書禮曹判書則無可備望之人但洪淑一人在然自下不可單望入啓故取稟傳曰吏曹以禮曹判書備望而為難之意予亦已知之矣今者正二品宰相只餘洪淑柳溥今以此二人備望○以金安老為戶曹判書洪淑為禮曹判書○夜巽方有氣如火○丁未兵曹啓曰神武門外有人升樹上呼號不知何時上也守門將欲捉下之則以杖揮之使不得上未得捉下疑是擊鉢人也以腰繫之於樹曰射我而後已吾不可下云故啓之傳曰前亦於東門之外有如此升樹之人使其自下而不肯下又遣官下之猶不欲下此亦其人之類也只欲達其意於上耳宜遣兵曹郎官及內官語之曰欲達汝情於上速下猶不欲下亦舉欲射之說下之○戶曹判書金安老啓曰臣今為戶曹判書戶曹之任須聰明善記者不失國之錢穀能辨人之奸偽如臣者自經憂患以後精神昏耗尋常人名隨聞輒忘何能任此職乎戶曹國計不足救荒事緊比古尤重也必建自設施之人各別措置而後可為也臣昏耗不察不可為也故不敢之意已啓之

矣大提學國家重任斯文之根抵宗匠必一時之所倚重而興起斯文
 者之任臣承乏為之每懷未安曾以不敢之意啓之猶不得蒙允不可
 常常啓之惶恐未敢也此職所任少被物論其不可處固矣承文院事
 大交隣諸事甚大今觀吏文送于中朝之文也為吏文者何能自為之
 哉必經大提學之勘正然後用之臣自堂下官時不為隸習專不撓吏
 文等事若事中朝之文不知而至於差錯則所失非輕此臣所以難之
 者也知成均館事者當以養成人才為務今觀生負進士之居泮者專
 不讀書已廢聽講大司成館員等每有空費盡供之嘆前者執冊為通
 讀今則猶不為也儒生不可以法令治之李芑之為同知也以儒生
 聽講之日為圓點此事若告諸該曹為節目為之則猶可行矣卒然欲
 自為之故行之未以而旋即廢焉長官不如前日之能教誨而儒亦專
 不志於學與古甚異臣只持知館之名每懷未安見學官必言勸講之
 道國家之廩養儒生欲作成人材而人才之作成必須不怠於學問也
 而今之學宮寂無絃誦之聲廢弛之甚何有如此之時乎此不可以言
 語訓之也亦不可卒變也臣雖為知事以本司事劇未得數仕雖仕未
 待卒變也臣每未安必以一時觀感興起之人任之在下者亦皆觀瞻

欣感有不能自己者矣讀書堂中朝制度也中朝則置之禁中白金鞍馬衣服等物給之太子親王勸酬皇帝有時討論此大明之制度也非偶然崇教之意也俟其人之大成欲遠大而用之計也世宗朝擬此始制至成宗朝大備而人才甚盛也近者徒為文具而居是選者亦不務學堂亦屢空其與古不同甚矣至於月課之作亦不致力此皆大提學之責任不能處身何暇為他臣徒持虛名冒處而行此非但有失於臣身恐亦有妨於國事也須以有物望能鼓舞振作士林各別建白能事之人而為之則意其不至於頽廢也臣尸位於此每懷未安國家緊事皆為文具墜廢臣實不合何可冒處如此之事亦非偶然留念而作成者故敢啟傳曰觀卿所言辭意甚切皆時弊之所係者也予亦知禮曹任重事多不欲而卿也然戶曹之事今則尤重於政曹四方凶歉救荒緊重近日之政患無戶曹判書之當任者特議于吏曹一二宰相之言曰當為戶曹判書一人尹慶輔也為政曹重任一人安閔德也年老善忘皆不可為戶曹也只以洪淑與卿擬之而淑則年老故不得已任卿矣今卿不至於衰老何不堪此職乎勿辭大提學之任尤非人人所可為也必朝廷舉薦然後為之其任亦重不可以辭職而適之也亦勿辭承文院

事大之事雖曰重矣大事則必議于都提調而為之凡出草文書何有不盡者乎大抵近來人心懈惰儒生不就於學讀書堂空日亦多文學不知古時之盛此上下之所憂念而不弛者也然儒生不可以法治之必使自樂而就學然後可以見施效之實此皆自上未盡振作之所致也在館官者當益勵勸講之道也讀書堂官負各為其堂上所挽未能常仕於堂此堂之所以空也古者儒生文臣或數設不時之庭試或特遣中使于讀書堂取之製述故自不能不勤於學也近因國恤未能為之興起作成之方因以久廢自上雖重念於此欲示古所無之事而議論不一旋作旋廢終何能有效乎非特儒生讀書堂為然今之任仕者皆惰慢成風殊不似 祖宗朝盛事也此雖予未盡勸勵之所致為堂上提調者亦當務勸之不至於如是可也安老又啓曰再啟惶恐戶曹之事其重故辭免而猶未蒙允則禁府都提府亦皆事重其不可兼治明矣仕戶曹則義禁府之事廢往禁府則戶曹之事亦廢至於都提府則非但常居入直侍衛軍士練才都試無不往參雖非此兼兼帶之司亦多每懷未安本司之事繁重如此何可又兼此二司乎請迺二司之兼傳曰以戶曹判書兼義禁府之事議于吏曹自前亦有兼任之人一員之有